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五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黄嘉績

欽定春秋傳說彚纂卷五

甲戌桓王十三年 五年 齊僖二十四年晉小子二年衛宣十二年蔡桓八年鄭莊三十七年曹桓五十年陳桓三十八年杞武四十四年宋莊二年秦寧九年楚武三十四年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左傳 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

集說 杜氏預曰甲戌前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己丑此年正月六日 孔氏穎達曰以長歷推之知甲戌己丑別月而赴者並言正月故兩書其日而共言正月若其各以月赴亦應兩書其月但此與年之事

設令两以月赴則當於四年云十二月甲戌陳侯鮑卒五年正月已丑陳侯鮑卒　啖氏助曰公穀皆云甲戌之日出而亡已丑之日死而得案國君雖狂而去亦當有臣子從之豈有國君走出臣下不追逐昧其死日乎　趙氏匡曰左氏云再赴豈有正當禍亂之時而暇競使人赴告哉假令實再赴夫子亦當詳定其實曰何乃總載之乎且傳云公疾而難作此文亦據陳國史而記之驗此則經文甲戌下當記陳佗作亂之事全簡脱之耳　陸氏淳曰甲戌下脱也孫氏復曰此言甲戌已丑陳侯鮑卒闕文也蓋甲戌之下有脱事耳且諸侯未有以二日卒者也　劉氏敞曰春正月甲戌此無事何以無無聞焉爾或曰陳侯之弟佗殺陳世子免云爾闕也　程子曰甲戌下文闕　黄氏仲炎曰甲戌已丑三傳皆以為魯史舊文而孔子因之非也孔子修春秋以筆削自命若魯史有二日竝存之訛不應述而不削遺無故之疑也

此必聖人筆削之後傳錄者誤耳　李氏廉曰三傳不究闕文之義公羊則曰曷為以二日卒之悈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穀梁則曰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之左氏則以為再赴其謬戾甚矣　王氏錫爵曰豈有正當禍亂之時而暇使人再赴之理即令再赴孔子何以不據實而書蓋或上下其文有闕耳而或者遂謂陳佗殺其君之子免八字則又失之鑿

夏齊侯鄭伯如紀

左傳　齊侯鄭伯朝於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胡傳　案左氏齊鄭朝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夫如者朝詞也尊不朝乎卑大不朝乎小紀之為紀微乎微者也齊在東州尊則方伯鄭亦大國也竝驅而朝紀乃懷詐諼之謀欲以襲之而不虞紀人之覺也

其志憯矣此外相如爾何以書紀人主魯故來告其事魯史承告故備書於策夫子修經存而不削者以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已而乃包藏禍心以圖之亦異於興滅國繼絕世之義矣故存而弗削以著齊人滅紀之罪明紀侯去國之由劉敞意林所謂聖人誅意之效是也

集說　杜氏預曰外相朝皆言如齊欲襲紀紀人懼而來告故書　孔氏穎達曰傳言朝經言如知如即朝也下文州公如曹與此相類故云外相朝皆言如也魯出朝聘例亦言如獨言外朝者經有公朝王所以不盡云公如故獨云外也朝聘而謂之如者爾雅釋詁云如往也　劉氏敞曰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疾之也曷為疾之齊侯鄭伯將襲紀以朝往焉紀人知之然後以朝反如者朝辭也尊不朝乎卑大不朝乎小強不朝乎弱不正其為詐以圖人之國使若誠朝然疾之也又曰公羊以謂離不言會故言如也非

也春秋之記盟會者所以刺譏諸侯非善羣聚而惡離會也離會何為不可書而改會為如以亂事實哉

孫氏覺曰春秋之時齊鄭强大而紀最小此紀侯之朝事不暇者而齊鄭往焉有以窺之也故桓十三年之戰而莊元年遷其郱鄑郚三年以酅入齊而紀亡矣　程子曰齊侯鄭伯朝於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齊為諸侯而欲為賊於鄭國不道之甚鄭伯助之其罪均矣　吴氏澂曰許近於鄭紀近於齊鄭欲得許與齊同謀之而卒得許齊欲得紀與鄭同謀之而卒得紀　李氏廉曰外相如例二州公如曹為来會書也齊鄭如紀為紀人来告也此皆非常例公羊直以為離不言會穀梁又以為過我而書不及左氏遠矣又曰春秋之初齊僖鄭莊皆小人之雄合謀同心以吞噬小國為事自隱二年石門之盟至桓十一年惡曹之盟二十年間二國為一伐宋入郕入許立督今又相與謀紀自二君如紀之後紀百計求援六年

會於成其冬來朝謀於魯也深矣九年季姜歸京師託於周也至矣十一年鄭莊卒後齊鄭之黨方散故十三年紀侯得魯鄭而僥倖於一勝然怨愈搆矣十五年齊僖卒襄公立十七年于黃之盟魯欲平二國也而襄公方襲小伯之勢豈顧一盟而棄僖公之業哉故莊元年而遷郱鄑郚矣三年而紀季入酅矣齊勢方盛鄭亦棄紀而為垂之遇矣故自齊鄭如紀蓋十有七年而紀卒去國齊可罪也鄭莊之惡可勝誅哉　汪氏克寬曰外相如惟齊鄭如紀與州公如曹春秋惡齊鄭之不能卹小國而假朝禮以濟凌人之謀惡州公不能保其國而假朝禮以為依人之具皆非真能行朝禮者也比事以觀考齊人滅紀之本末及州寔之來魯而聖人之意見矣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穀作任

左傳 仍叔之子弱也

公羊 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仍叔之子何譏何譏爾譏父老子代從政也

穀梁 任叔之子者錄父以使子也故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辭也

胡傳 仍叔之子云者譏世官非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任之不以其賢也使之不以其能也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使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矣上世有自耕野釣渭擢居輔相而人莫不以為宜伊陟象賢復相太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不以世故疑之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既囚仲為卿士亦不以其父故廢之也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爵為已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童稚賢者退處於蓽門老身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後國家傾覆雖有智者不能

善其後矣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云者戒後世人主徇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之弱者居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欲其深省之也

集說 何氏休曰不言氏者起父在也加之者起子辟一人 杜氏預曰仍叔天子之大夫稱仍叔之子本於父字幼弱之辭也 范氏甯曰錄父使子謂不氏名其人稱父言子也君闇劣於上臣苟進於下蓋參譏之 孔氏頴達曰天子大夫例皆書字仍氏叔字知是天子大夫也又曰傳雖不言聘蓋為將伐鄭而遣告魯也 劉氏敞曰仍叔之子者何猶曰仍叔之子云爾爵人以其德也祿人以其能也天下之公也王者不以愛害公 家氏鉉翁曰宰糾名貶也仍叔之子不名亦貶也貴者以名為貶少且賤者以不名為貶皆以著其奬逆之罪也 汪氏克寛曰詩雲漢序云仍叔美宣王則仍叔世大夫可知又曰公

穀皆云父老子代從政程子則云父受命而使子代行令宰非有天子之命則亦不敢使子代聘也　卓氏爾康曰此蓋譏子弟預國政耳如仍氏之子已為大夫經自當以官氏名字見今曰仍叔之子蓋知其未命之稱也

案左氏以為弱公穀以為父老子代從政胡傳以為譏世官其義蓋相因也程子謂仍叔承命而使子代行則是仍叔自使其子何以稱天王使耶汪氏克寬駁之是矣

葬陳桓公

集說黃氏震曰使會葬故書　吳氏澂曰不書月史失之蓋陳佗簒立而葬之也　俞氏皋曰不書月日闕文也是年陳佗殺大子免而自立不書不來告也

城祝丘 祝丘杜注魯地漢即丘縣孟康曰春秋時之祝丘也今沂州東南五十里有即丘城

集説 杜氏預曰齊鄭將襲紀故高氏閌曰莊二十年夫人會齊侯於祝丘是齊魯兩境上邑也齊將襲紀公欲助紀而畏齊之來討故非時城此以備之以桓之暴逆奪民之力則旱蝗應矣 家氏鉉翁曰非時也故書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左傳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黒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為右拒祭仲足

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於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繻葛杜注鄭地或云即長葛也今河南開封府長葛縣北十二里有故城

公羊 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

胡傳 案左氏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於繻葛王卒大敗春秋書王必稱天者所章則天命也所用則天討也王奪鄭伯政而怒其不朝以諸侯伐焉非天討也故不稱天或曰鄭伯不朝惡得為無罪曰桓公弒君而自立宋督弒君而得政天下大惡人理所不容也則遣使來聘而莫

之討鄭伯不朝貶其爵可也何為憤怒自将以攻之也移此師以加宋魯誰曰非天討乎春秋天子之事述天理而時措之也既譏天王以端本矣三國以兵會伐則言從王者又以明君臣之義也君行而臣從正也戰於繻葛而不書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者又以存天下之防也三綱軍政之本聖人寓軍政於春秋而書法若此皆裁自
聖心非國史所能與也

集說　杜氏預曰王自為伐鄭之主君臣之辭也　啖氏助曰不言會及臣從君之辭也　胡氏瑗曰不書王師敗績於鄭王者無敵於天下書戰則王者可敵書敗則諸侯得禦故言伐而不言敗茅戎書敗者王師非王親兵致討故敗而書之　孫氏復曰桓王以蔡人衛人陳人伐鄭鄭伯叛王也其言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者不使天子首兵也案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僖二十六年公以楚

師伐齊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皆曰以此不使天子首兵可知也曷為不使首兵天子無敵非鄭伯可得伉也故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以尊之尊桓王所以甚鄭伯之惡也夫鄭同姓諸侯密邇畿甸桓王親以三國之衆伐之拒而不服此鄭伯之罪不容誅矣　劉氏敞曰穀梁曰舉從者之辭也其舉從者之辭何也為天王諱伐鄭也非也直言從王伐鄭文順事明可不煩解矣又妄云舉從者之辭何益哉且安見諱伐鄭之義哉　程子曰王師於諸侯不書敗諸侯不可敵王也　葉氏夢得曰古者諸侯有罪方伯征之方伯不能服二伯征之二伯不能服而後王親征之諸侯而至于王親征之無以立於天下矣　呂氏祖謙曰天子得用諸侯之師故不曰以而曰從　王臣聽君之辭也　陳氏傅良曰王師不書伐鄭伐鄭不服也伐鄭不服而後王命不行於天下嘗戰矣而不言戰嘗敗績矣而不言敗績諱

之也其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尊王也　薛氏季宣曰九伐之法無親征諸侯之制王親戎事危道也其不書王師何王為重也　家氏鉉翁曰王討叛而不勝反為所敗此王室一大變春秋是以書三國從王伐鄭存君臣之義以示天下後世亦褒三國之能以師從王責齊宋魯大國之不從王者也　萬氏孝若曰桓王伐鄭非天討莊王錫桓公命非天命故皆不書天　俞氏皐曰三國稱人將卑師少也從順辭也王自將而三國以微者從亦罪也不言敗諱也　李氏廉曰春秋王師之出有二伐鄭救衛是也陳氏云王師不書書伐鄭伐鄭不服而後王命不行於天下書救衛救衛無功而後王命不行於天下此說固是然春秋明道不計功故伐鄭不書以而救衛書子突又不可以一槩論也　汪氏克寬曰傳稱王以諸侯伐鄭而經書三國從王實變文以著君臣之大分然成十三年傳云公及諸侯遂從劉康公成肅公

會伐秦而經不書諸侯從劉子成子者王臣非至尊之比猶尹子單子之伐鄭止以列會為文也襄十四年傳云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而經不書大夫從晉侯者諸侯非王命不當擅興列國之師蓋齊桓晉文之侵伐止以列會為文也文定謂桓王伐鄭非天討乃端本澄源之意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四方而遠近莫不壹於正非謂鄭莊之無罪也春秋深明具用自貴者始王不稱天以正其本三國書從以明人臣從君之義戰敗不書以存大君無敵之體書三國從王伐鄭以人臣而致天子之親伐則鄭之罪亦不可掩矣從王伐鄭為一經之特筆輕重之權衡君臣之名分莫不畢見豈不深切著明矣哉

大雩 此書雩之始

左傳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

公羊大雩者何旱祭也然則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何以書記災也

胡傳大雩者雩於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於境内之山川爾魯諸侯而郊禘大雩欲悉書於策則有不勝書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郊禘亦因事以書而義自見此皆國史所不能與君子以謂性命之文是也諸侯不得祭天地大夫不得祭山川士庶人不敢以他人祖禰祭於巳之寢禮也故季氏旅於泰山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明乎春秋所書郊禘大雩之義則知聖人治國如指諸掌之說矣

集說禮記月令曰仲夏之月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注云雩吁嗟求雨之祭也

雩帝為壇於南郊之旁雩五方上帝配以先帝自鞀
鞞至柷敔皆作曰盛樂他雩用歌舞而已正雩在四
月為五月不雨修雩故記之於五月也 鄭氏康成
曰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 杜氏預曰啟蟄
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
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為百穀
祈膏雨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故薦嘗於宗
廟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者衆故烝祭
宗廟 孫氏復曰雩求雨之祭建巳之月常祀也故
經無六月雩者建午建申之月非常則書謂之大者
雩於上帝也天子雩於上帝諸侯雩於山川百神魯
諸侯也雩於山川百神禮也雩於上帝非禮也是時
周室既微諸侯之僭者多舉於魯則諸侯僭之從可
見矣然春秋魯史孔子不敢斥也其或災異非常改
作不時者則從而錄之以著其僭天子之惡隱五年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此年秋大雩六年八月

壬午大閲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宣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之類是也嗚呼其旨微矣　程子曰成王尊周公故賜魯重祭得郊禘大雩大雩雩於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於境内之山川耳成王之賜魯公之受皆失道也故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大雩歲之常祀不能皆書也故因其非時則書之遇旱災則非時而雩書之所以見其非禮且志旱也郊禘亦因事而書又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　楊氏時曰愚案啟蟄而郊龍見而雩此詩頌所謂春夏祈穀於上帝也龍見而雩與周禮所掌春秋所書不同周禮司巫帥巫而舞雩為旱而雩也春秋書雩二十有一因旱而雩也龍見而雩乃建巳之月遠為百穀祈膏雨與啟蟄之郊其意同是以樂則必用盛樂

與它祭不同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以達神明也郊非不用樂也以禮為主雩非不用禮也以樂為主亦各隨其宜也　朱子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國內山川只緣是他屬我故祭得他若不屬我氣便不與之交感如何祭得此春秋所書郊禘大雩之義也　家氏鉉翁曰常祀不書書雩皆旱而雩也大雩帝天子事也雩山川百神諸侯事也魯僭雩帝故書大以譏之郊禘亦僭何以不書大曰郊禘一而已矣雩則諸侯天子為禮各異故書大以譏其僭　吳氏澂曰魯之雩祀僭王禮特書曰大雩以表其為天子祀上帝之雩而非諸侯祭山川之雩也左氏謂龍見而雩過則書龍見者孟夏建巳之月經無書六月雩者蓋得禮則不書七月八月九月則皆過時故書書冬則建酉之月穀已成熟尤為非時也魯有舞雩壇蓋祀帝於壇如郊焉而用盛樂歌舞於壇上故名其壇為舞雩而日亦如郊之用辛也　齊氏履謙曰

天子有雩諸侯亦有雩天子有社諸侯亦有社雩社雖同所以為雩社則異故春秋大雩則書鼓於社則書皆非禮之禮也　李氏廉曰經書雩二十一止書秋者七此年及成三襄五十六昭八定七十二是也書八月者四僖十一襄二十八昭三二十四是也書七月者二昭二十五是也書九月者七僖十三襄八十七昭六十六定元七年是也書冬者一成七年是也蓋左氏但知龍見而雩為正故書以為不時而不知因旱而雩乃記災也公羊以大雩為大旱趙子以稱大為僭偏雩舊說又以為大者禮物有加也是皆不知大雩之為僭矣一年而二雩者昭二十五定七年也皆旱甚而無格天之誠季辛又雩不言大者啖子曰承上文也　汪氏克寬曰經書雩二十一左氏於此年云書不時襄五年八年二十八年昭三年六年十六年二十四年皆曰旱也昭二十五年再雩則曰旱甚餘年無傳首言不時而後皆言旱其意以互文見

義皆以旱而皆不時也然春秋書雩實以旱書而併著其借耳 熊氏過曰雩者號祭吁嗟求雨也魯南為雩門舞雩在城南舞以女巫雩樂以皇所以達陽中之陰雩祭以舞為盛遂名壇曰舞雩舞雩有二龍見而雩設壇祈澤常祭也旱而雩非常也大雩上帝用盛樂又非常借也胡氏義備矣月令建午之雩則秦制耳

棄以遠釋雩本孔疏耳賈服皆無此義杜注謂萬物待雨又曰遠為百穀祈膏雨似以雨釋雩遠字非其所立義也爾雅謂雩為號祭則穀梁吁義近之古人釋文或從類或諧聲雩文從雨而聲近吁若遠則兩無取焉

螽 公作蝝

公羊螟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螽蟲災也

集說何氏休曰螟者煩擾之所生　杜氏預曰蚣蝑之屬為災故書　孔氏穎達曰釋蟲云蜇螽蚣蝑揚雄方言云舂黍謂之蚣蝑陸璣毛詩疏云幽州人謂之舂箕舂箕即舂黍蝗類也長而青股鳴者或謂似蝗而小斑黑其股狀如瑇瑁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十數步爾雅又有蟿螽土螽樊光云皆蚣蝑之屬然則螽之種類多故言屬以包之傳稱凡物不為災不書知此為災故書　程子曰蝗也既旱又蝗饑不待書也　朱子曰螽蝗屬長而青長角長股一生九十九子　鄭氏樵曰古曰螽今曰蝗　家氏鉉翁曰繼雩書螽旱蝗並作也　汪氏克寬曰春秋書螽者十桓僖文襄之世各一見惟宣哀之世各

三見 程氏端學曰螽者乖戾之氣所生也生則害五穀大意與書螟同 李氏廉曰經書螽十桓五宣十三十五皆書秋文八書冬僖十五宣六襄七皆書八月哀十三書九月哀十二十三書十二月

案此與隱五年書螟同蓋以久暫計之則時甚於月矣穀梁之說非也故不録

冬州公如曹 州國名今山東青州府安邱縣淳于城州所都也 曹杜注曹國濟陰定陶縣今屬山東兖州府縣西北四里有定陶故城即曹國也孔疏世本州國姜姓曹國伯爵譜云曹姬姓文王子叔振鐸之後

左傳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淳于杜注州國所都城陽淳于縣也今青州府安邱縣東北三十里有淳于故城

公羊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

穀梁 外相如不書此其書何也過我也

胡傳 寔左氏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州公諸侯而稱公者昔畢高以父師而保釐東土衛武以列國而入相於周蓋與後世出入均勞之意同此其所以稱公也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將有其末故先錄其本

集說 孔氏穎達曰如者朝也以朝出國不得書奔外朝不書以因來向魯故書其本也　趙氏匡曰據經文直書譏其外交故書曰如曹　劉氏敞曰州公者何寰內諸侯也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過我則何以書接焉爾　程子曰州公嘗為王三公故稱公不能保其國去如曹遂不復　張氏洽曰州

稱公與祭公同則州必畿内之地河内州縣也左氏乃云淳于公杜注城陽淳于縣州國所都昭元年傳云城淳于或云因州公不反國為杞所并遂以淳于為都未詳孰是　吳氏澂曰此人君之失國者與紀侯大去其國同但州公之去國有所如紀侯之去國無所如爾凡國君如他國皆朝也盖其國危亡將寄託於曹假朝禮以行實則奔也　趙氏鵬飛曰州公王臣也天下諸侯非二王後無稱公者杞以夏之後宋以商之後故爵以公天子三公稱公祭公虞公號公與此州公是也州實内采邑也公爵也州邑即河内州縣其初盖藉忽生采地至是為州公食邑左氏乃以為淳于公淳于公則杞公耳淳于隷今密州杞後遷於淳于世或以地稱之如東樓公之類是也左氏不知遂以淳于公為州公不知諸侯非二王後非天子三公無稱公者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為六年寔來起也州公其寔來魯而中道如曹故先書州公

如曹而繼書寔来文相承也

案左氏以州公為淳于公張氏洽趙氏鵬飛皆以州為畿内之國與祭公同二説各有所見今並存之

乙亥桓王十四年　**六年**　齊僖二十五年晉小子三年衛宣十三年蔡桓九年鄭莊三十八年曹桓五十一年陳厲公躍元年杞武四十五年宋莊四年秦寧十年楚武三十五年

春正月寔来

左傳六年春自曹来朝書曰寔来不復其國也

公羊寔来者何猶曰是人来也孰謂謂州公也曷為謂之寔来慢之也曷為慢之化我也

穀梁寔来者是来也何謂是来謂州公也其謂之是来何也以其畫我故簡言之也諸侯不以過相

朝也

胡傳寔左氏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寔者州公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則名正名經世之本名正而天下定矣或曰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孟子以為禮也今州公來朝將以諸侯之禮接之乎則春秋乃書其名將以匹夫之賤畜之乎孟子乃以託國為禮將何處而可曰世衰道微諸侯放恣強凌弱衆暴寡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治其有壤地褊小迫乎大國之間而失國是不幸焉非其罪也則以諸侯之禮接之可也若譚子在莒弦子在黄温子在衛雖失國出奔而春秋不名義可見矣若夫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或棄賢保佞或驕奢淫縱或用兵暴亂自底滅亡如蔡獻舞邾益曹陽州寔之徒皆其自取焉爾則待之以初乃禮之過也觀春秋名與不名則知所以處寓公之禮與強為善自暴

棄者之
勸戒矣

集說杜氏預曰寔實也不言州公者承上五年冬經如曹間無異事省文從可知又曰傳亦承五年冬淳于公如曹也言奔則来行朝禮言朝則遂留不去故變文言寔来　劉氏敞曰寔来者孰謂謂州公也曷為不曰州公来簡之也　程子曰五年冬如曹尚為君也故以諸侯書之今不能反國則匹夫也故名之来来魯也　忽稱鄭忽明其正也寔不稱州亡其國也　陳氏傅良曰以為来朝則非朝也来奔則非奔也但曰州公来則疑於祭伯故書曰州公如曹春正月寔来是不復其國之辭也古者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而託於諸侯曰寓公先王所以通不得已也州公如曹寔来紀侯大去其國不書奔通不得已也　張氏洽曰淳于公自曹来朝記禮者曰天子曰非佗伯父寔来成二年傳王曰所使来撫予

一人而輩伯寔來今案書州公曰寔來以其不復國而略之也

案三傳皆以寔來為州公來程子及胡傳亦同惟三傳以寔來為承上文而程胡以寔為州公之名蓋諸侯不生名失地則名也張氏洽主三傳之說引證寔來甚為詳核則二說當並存

附録左傳 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

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隨 杜注義陽隨縣 西魏置隨州今屬湖廣德安府古城在州南 孔疏世本隨國姬姓不知始封為誰

瑕 杜注隨地

漢 杜注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入江 武都今漢中府寧羌州 江夏今武昌府江夏縣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郕左公作成 成杜注魯地泰山鉅平縣東南今山東兖州府寧陽縣東北九十里有故城社即古成城也

左傳夏會於成紀來諮謀齊難也

集說杜氏預曰齊欲滅紀故來謀之 孫氏復曰此與二年書来朝三年會郕同旨 孫氏覺曰其後齊終并紀會盟侵伐自此無已經書之所以見强國暴恣而小國微弱奔走不暇以救其危者也 程子曰謀齊難也 高氏閌曰以紀之微而捍齊之强者十有七年亦紀侯憂畏諮謀之功也 黄氏震曰齊欲圖紀紀魯甥也以魯婚於齊故求魯而公會之 家氏鉉翁曰前年齊鄭以盜竊之兵襲紀而弗遂因是啟釁且将大加兵於其國紀睦於魯越境而謀公往會之義之不容已者春秋無譏也是冬紀復

來朝胡氏謂魯桓弒君之賊人人得而討之而紀主之以求援其何以能國然紀實危迫而有求於魯當時諸侯之國未有能與齊為敵者惟魯望國紀之求之亦有弗獲已焉是以春秋無譏至冬而復來則不能無譏矣

附録左傳 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於鄭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大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秋八月壬午大閱

左傳 簡車馬也

公羊 大閱者何簡車徒也

穀梁 大閱者何閱兵車也修教明諭國道也平而修戎事非正也

胡傳 大閱簡車馬也周制大司馬中冬大閱教衆庶修戰法獨詳於三時者為農隙故也書八月不時矣以鼓則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以旗則王載太常諸侯載旂以殺則王下大綏諸侯下小綏其禮固亦不同也書大閱非禮矣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訓民禦暴其備豫也懼鄭忽畏齊人不因田狩而閱兵車屬農失政甚矣何以保其國乎春秋非特以不時非禮書也乃天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之意

集說周禮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於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何氏休曰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　杜氏預曰齊為大國以戎事徵諸侯之戍嘉美鄭忽而忽欲以有功為班怒而訴齊魯人懼之故以非時簡車馬　孔氏穎達曰

公狩於郎公狩於禚皆書公大蒐大閱不書公者周禮雖四時教戰而遂以田獵但蒐閱車馬未必皆因田獵田獵從禽未必皆閱車馬何則怠慢之主外作禽荒豈待教戰方始獵也公及齊人狩於禚乃與鄰國共獵必非自教民戰以矢魚於棠非教戰之事主為遊戲而斥言公則狩於郎禚亦主為遊戲故特書公也大蒐大閱國家之常禮公身雖在非為遊戲如此之類例不書公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公身在蒐而經不書公知其法所不書以其國家大事非公私欲故也且比蒲昌間皆舉蒐地此不言地者蓋在國簡閱未必田獵 昭十八年鄭人簡兵大蒐在於城内此亦當在城内 陸氏淳曰公羊蓋以罕書也案以其非常故書耳非為少也穀梁蓋以觀婦人也案經無異文傳自穿鑿 孫氏復曰八月不時也大閱非禮也大閱仲冬簡車馬八月不時可知也大閱大蒐謂天子田 劉氏敞曰何以書譏何譏

爾不時也大閱之禮冬事也秋興之非正也厲農甚矣　孫氏覺曰周禮大司馬之職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茇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又因以行田獵之禮然而大閱之禮比於三時最為盛大盖當仲冬之月田事已畢而農功間隙之際又禽獸盛長取而無擇故也天子有天下諸侯有一國軍旅之事皆不可忘宗廟之事皆不可忽故田獵以四時皆以習兵教戰因取禽獸以共祭祀也周禮所載者天子之事春秋所書者諸侯之事春秋常事不書書之者皆有所見也大閱之禮冬行之是也春秋之八月夏之六月也盛夏六月之時農方居野而苗稼方長桓公於此乃行大閱之禮蒐車徒選士馬以妨農之稼聖人所以深罪也　程子曰為國之道武備不可廢必於農隙講肄保民守國之道也盛夏大閱妨農害人失政之甚無事而為之妄動也有警而為之教之不素何以保其國乎　王氏樵曰古者外事用剛日內事用

柔日兵戎外事故大閱以壬午治兵以甲午猶吉日美宣王田而曰吉日維戊吉日庚午也 邵氏寶曰凡王所建皆曰大大廟大學之類是也凡王所舉皆曰大大蒐大閱之類是也魯謂魯可行之乎書責之也

蔡人殺陳佗

胡傳 佗弒太子而代其位至是踰年不成之為君者以賊討也書蔡人以善蔡書陳佗以善陳善蔡者以蔡人知佗之為賊善陳者以陳國不以佗為君知其為賊故稱人稱人討賊之詞也不以為君故稱名稱名當討之賊也魯桓弒君而鄭伯與之盟宋督弒君而四國納其賂則不知其為賊矣齊商人弒君者及其見殺而稱位蔡般弒父者及其見殺則稱爵是齊蔡國人皆以為君矣聖人於此抑揚與奪過人

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見諸行事可謂深切著明矣篡弑之賊外則異國皆欲致討而不赦内則國人不以為君而莫之與誰敢勸於為惡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集說　趙氏匡曰佗殺太子之賊公穀不達此意妄云深於蔡滛獵於蔡不近人情　陸氏淳曰啖氏云佗踰年之君也不曰陳侯以賊誅也又曰淳聞於師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凡在官者殺無赦陳佗殺太子之賊也蔡雖他國以義殺之亦變之正也故書曰蔡人　孫氏復曰稱人以殺討賊亂也　劉氏敞曰稱人以殺何討賊之辭也此蔡人也其以討賊言之何與之也何為與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為無道尊亂宗賤害貴者義能討之則討之可也又曰公羊以謂外滛乎蔡蔡人殺之非也蔡人者討賊之辭也佗本篡故以討賊之辭言之猶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楚人殺陳夏徵舒等也佗雖自君

内不為國人所附外不為天子所命是以興於商人而不得以踰年例言也　程子曰佗弑世子免而竊位不能有其國故書曰陳佗陳厲公蔡出也故蔡桓侯殺佗而立之佗天下之大惡人皆得誅之蔡侯殺之實以私也而書蔡人見殺賊者衆人之公也　朱子曰此是夫子據魯史書之佗之弑君初不見於經者亦是魯史無之耳　呂氏大圭曰陳佗既踰年一矣而不稱君何也齊無知亦踰年而不稱君蓋當時國之人與邦之人猶知其為弑逆也　家氏鉉翁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夫人皆得而討陳人討州吁蔡人殺陳佗此鄭國之二討春秋所深與也五國定州吁四國成宋督齊鄭輔魯桓宋魯扶鄭突春秋深誅而痛斥之此與國之四逆也而又有特筆之三罪焉州吁陳佗無知是也彼列於諸侯之會或既立踰年春秋以討賊書不成其為君此聖人之特筆非因乎舊史者也亦有討賊而不明正其罪者不以本罪討

也俞氏臯曰案左氏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佗而立之然則蔡人殺佗出於私意而經書無貶者善其討賊也公羊以為淫殺梁以為獵皆臆說也程氏端學曰春秋有一事見一義者不必兼首尾其餘有首必有尾有尾必有首所謂屬辭比事者也蔡人殺陳佗事之尾也而首不經見五年正月甲戌之下趙謂當記陳佗作亂事豈其然乎　汪氏克寛曰弑君而見殺者十有二惟四人以討賊書州吁無知衛人齊人能自討賊陳佗夏徵舒待蔡人楚人討之臣子之不能討其罪著矣晉惠因里克弑君而得國衛獻因甯喜弑君而復國利其所為使復為大夫既又忌而殺之非討賊也故以國殺大夫為文楚棄疾誘比以為君之利而俾當大惡之名既而殺之意在代其位非討賊也故以公子相殺為文陳人雖殺宋萬然與賊為黨待宋人之賂而後殺之齊慶封誘崔杼而致之死皆非天討故不以討賊書也宋督死於

南宫萬書之則為捍君難故不見於經齊商人蔡般既為國人所君曠歲歷年假手而討之春秋雖欲奪其爵位同之於賊有不可得矣　李氏廉曰殺他國君例四陳佗鄫子蔡般戎蠻子也　金氏賢曰州吁死於陳而書衛人殺陳佗死於蔡而不書陳人殺者何哉蓋書衛人者嘉其臣之忠也不書陳人者著其臣之罪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左傳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

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公羊子同生孰謂謂莊公也何言乎子同生喜有正也未有言喜有正者此其言喜有正何久無正也子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

胡傳適冢始生即書於策與子之法也與子者定於立適適傳子以適天下之達禮也故有君薨而世子未生之禮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者以名分素明而民志定也經書子同生所以明與子之法正國家之本防後世配適奪正之事垂訓之義大矣

集說何氏休曰所以書莊公生者感隱桓之禍生於無正故喜之　孔氏穎達曰杜云十二公惟子

同是適夫人之長子又云文公哀公其母姑無明文未知其母是適與否蓋其父未為君之前已生總令是適亦不書也　啖氏助曰君適子生以大子生之禮接之則史書　趙氏匡曰禮備於適是重宗廟記其是以著其非也　劉氏敞曰子同生者孰謂謂莊公也何以書貴也何貴爾世子也又曰穀梁曰疑故志之非也聖人豈至此乎若聖人疑之誰復不疑之乎且詩云展我甥兮展者信也詩人賢者信魯莊公為齊侯之甥何有仲尼反疑其先君為齊侯之子乎就令當時國人有疑之者是國惡無大於此矣聖人曷為明明揭之乎　程子曰冢嫡之生國之大事故書　葉氏夢得曰舉之以禮則書不以禮則不書所以重嫡也　朱子曰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子同生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矣　鄭氏玉曰生即書之所以見名分之已定而明父子之親擔於天子然後稱世子所以見爵

秩之貴而明君臣之義

冬紀侯來朝

左傳 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於齊公告不能

胡傳 案左氏會于郕諮謀齊難也冬來朝請王命以求成於齊也公告不能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主者成敗之機榮辱之本也昭公棄晉主齊至於客死鄭伯逃齊主楚終以乞盟觀其所主而榮辱成敗見矣魯桓者弒君之賊人之所同惡夫人得而討之也而主之以求援其能國乎然則何以免於敗志不在於朝桓也

集說 杜氏預曰紀微弱不能自通於天子欲因公以請王命公無寵於王故告不能 程子曰紀侯

懼齊來朝以求助不能上訴於天子近赴於諸侯和輯其民人效死以守而欲求援於魯桓不能保其國宜矣　家氏鉉翁曰夏會於郕冬又來朝紀之求於魯至矣卒不能有益坐待滅亡春秋書之責紀之不能自治其國苟焉圖存責魯坐受鄰國之朝莫之或拯也　汪氏克寬曰桓公篡立惴惴焉不能自保安足與謀紀難哉春秋所以恕紀侯而不之貶者紀以蕞爾之國介居大國之間欲上告於天子則不能欲下告方伯連率則無非齊之與國其所以僕僕朝魯會魯亦曰紀之與魯暨魯之與齊皆比鄰婚姻之國或可資其助耳比事而觀紀不能自强於政治魯桓不能憂人之憂急人之急齊以强大肆意吞噬弱小其罪皆不待貶而自見矣　卓氏爾康曰左氏紀侯請王命以求成於齊公告不能杜謂公無寵於王故告不能然明年王使主紀婚矣何言不能自通也當繇齊欲滅紀魯與齊好不敢顯言為紀求成耳

丙子 桓王十五年 **七年** 齊僖二十六年 晉小子四年 衛宣十四年 蔡桓十年 鄭莊三十九年 曹桓五十二年 陳厲二年 杞武四十六年 宋莊五年 秦寧十一年 楚武三十六年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咸丘杜注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今屬山東兖州府

胡傳 咸丘地名也易稱王用三驅在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夫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皆愛物之意也推此心以及物至於鳥獸若草木裕無滛獵之過矣書焚咸丘所謂焚林而田也

集說 杜氏預曰焚火田也譏盡物故書 孔氏穎達曰以火焚地明為田獵故知焚是火田也不言蒐狩者以火田非蒐狩之法而直書其焚以譏其盡物也釋例曰狩既非法雖得地亦譏不復譏其失地也咸丘知地亦非也禮記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則是已蟄得火田也又爾雅釋天云火田為狩似

法得火田而譏其焚者說爾雅者李巡孫炎皆云放火燒草守其下風周禮羅氏蜡則作羅襦鄭云襦細密之羅此時蟄者畢矣可以羅罔圍取禽也今俗放火張羅其遺教然則彼火田者直焚其一叢一聚羅守下風非謂焚其一澤也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尚不盡取一群豈容并焚一澤知其譏盡物故書也劉氏敞曰焚咸丘者何以火田也以火田則其曰焚咸丘何火田而咸丘焚也何以書譏何譏爾焚咸丘疾矣又曰焚咸丘㴉獵之過也古者誅不逐奔追不越防又曰公羊謂咸丘者邾婁之邑其君在焉故不繫國焚之者樵之也非也案公羊凡春秋所書内取也苟不繫國悉歸之邾婁今此亦其比也又案邾人執鄫子用之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諸若此類不仁之甚者春秋明書之不使文亂實若誠火攻人君應書曰伐咸丘焚之與伐戴之文相符矣今但曰焚咸丘而無兵戈之意安知不以火田乎又曰

穀梁曰其不言邾咸丘疾其以火攻與公羊說相近吾既言之矣　程子曰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莽翳以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咸丘地名云焚咸丘如盡焚其地見其廣之甚也　高氏閌曰咸丘乃魯地近齊者故孟子以咸丘蒙為齊東野人葉氏夢得曰災先言所而後言所災天火也見其火而已焚先言焚而後言所焚人火也有焚之者也趙氏鵬飛曰咸丘魯邑也公穀以為邾咸丘夫春秋書地未有不繫其國者宋彭城是也故雖在楚必繫之宋豈有邾邑而不書邾咸丘耶不書邾後世安知其為邾邑也然則焚咸丘無貶乎曰貶貶淫獵也獵不至於焚山而況焚邑乎邑人民之聚也攻獸而災及於人甚矣　黄氏仲炎曰焚林而田明年無田竭澤而漁明年無漁故春秋書焚咸丘惡盡物也夫求盡物於山澤聖人且猶惡之況求盡利於民乎　王氏元杰曰桓公焚林而田物無遺類豈先王仁民愛物之

心哉春秋書焚咸丘以著其殘忍害物之心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杜注穀國在南陽筑陽縣北今湖廣襄陽府穀城縣治為故筑陽城古穀城在縣北 鄧釋例曰鄧國義陽鄧縣今湖廣襄陽府東北二十里有鄧城

孔疏世本鄧為曼姓楚文王滅之穀則不知何姓是誰滅之

公羊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稱侯朝何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

穀梁其名何也失國也失國則其以朝言之何也嘗以諸侯與之接矣雖失國弗損吾異日也

胡傳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穀伯鄧侯何以名桓天下之大惡也執之者無禁穀之者無罪穀伯鄧侯越國踰境相繼而來朝即大惡之黨也故特貶而書名與失地滅同姓者比焉經於朝桓者或貶爵或

書名或稱人以深絶其黨撥亂之法嚴矣

集說　杜氏預曰不絶稱朝者名自行朝禮也　孫氏復曰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生名惡之大者也此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莊十年荆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是也桓大逆之人諸侯皆得殺之穀伯綏　鄧侯吾離不能致討反交臂而來朝故生而名之也　劉氏敞曰左氏曰名賤之也非也侯伯之爵豈小哉且上杞侯來朝雖不敬猶不書名計杞之國又非大於鄧穀也彼何故不名此非春秋之意也又經書夏朝傳云春朝此傳所據者以夏正記事也杜云以春來夏乃行朝禮為之蔽短非實矣　陳氏傅良曰諸侯不名爵從其爵未爵稱字必微不能自通者也而後名之未成君名之卒名之

失國名之嘗失國矣雖復入歸亦名之舍是無名道矣而名之者貶也貶穀鄧之君朝桓也 葉氏夢得曰穀伯鄧侯失地之君也諸侯以奔來者書以奔以朝來者書以朝失地則何以能朝猶不失其為君者也 古者謂是為寄公或曰寓公諸侯分地處之而不臣 趙氏鵬飛曰春秋諸侯以小朝大勢之常也滕薛紀杞牟葛皆小國也來朝來有書名者諸侯不名惟失地名薨則赴以名穀鄧生名失地也穀鄧皆在南陽迫於楚距京師八百里京師至魯又六百里合千四百里之遙其間越蔡越許越陳越曹越宿及邾而朝於魯何益哉蓋為楚所逼失地而奔越大小七國而不見容者懼楚也至魯遠於楚而容之故朝於魯以朝禮見故書朝以失地故書名 家氏鉉翁曰是歲闕秋冬杜氏以為史之闕文呂氏東萊以為春秋以後之闕文據傳是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弒之此亦事之大者春秋未必不書其不見者亦闕文歟

程氏端學曰先儒皆謂逆亂天道歲功不成故不具四時其穿鑿附會將以扶植世教而不知其破碎經旨矣使孔子果以冢宰聘桓而闕秋冬次年仍叔子復聘於此為甚當復闕秋冬而不闕果以穀鄧朝桓而闕秋冬當先闕於滕子來朝與四國會稷成宋亂取郜鼎之時而又不闕則孔子取義於是乎踈矣今幸四年七年秋冬適無事可書而闕之也如有事焉不知孔子益其事闕之邪將仍書其事而獨闕秋冬二字邪　王氏元杰曰弑逆之賊誅止其身黨之者無罪人皆得以肆其姦矣春秋斥書二國之名以正黨惡附姦之罪也　陳氏宗之曰說文云魯在泰山之下穀鄧在方城之外去泰山絶遠越國踰境相繼朝桓非桓大惡之黨而何故特貶之　陳氏際泰曰宰渠之聘也以夏穀鄧之朝亦夏也故得闕二時也使聘與朝或在秋冬之間將不闕乎無以立教其闕之也則併致闕之故而去之後之人又何緣知其

為立教焉

案曲禮曰諸侯失地名故公穀以穀鄧書名為失國之君而葉氏夢得趙氏鵬飛皆從之於義為正孫氏復胡氏安國陳氏傅良謂貶其朝桓似亦有理今並存之不書秋冬史闕文也四年杜注甚明朱子亟取焉故程胡二傳及何氏休之說俱不録

附録左傳盟向求成於鄭既而背之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於郟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

郟杜注王城也今河南府洛陽縣西有郟鄏陌亦謂之郟山

丁丑桓王十八年齊僖二十七年晉侯緡元年衛宣十五六年蔡桓十一年鄭莊四十年曹桓五十

三年陳厲三年杞武四十七年宋莊六年秦寧十二年楚武三十七年

春正月己卯烝

公羊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怠則忘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

胡傳案周官大司馬烝以中冬今魯烝以春正月其數不同何也周書有周月以紀政而其言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周革命改正示不相沿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然則司馬中冬教大閲獻禽以享烝所謂自夏而魯之烝祭在正月見春秋用周正紀魯事也而穀梁子乃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是以閉蟄而烝為是與周制異矣春秋非以不時志也為再烝見瀆書也

集說 何氏休曰烝衆也氣盛貌冬萬物畢成所薦衆多芬芳備具故曰烝　杜氏預曰此夏之仲月非為過而書者為下五月復烝見瀆也　孔氏穎達曰衛氏難杜云上五年閉蟄而烝謂十月此正月烝則是過時而烝秦氏釋云案周禮四時之祭皆用四仲之月此正月則是夏之仲冬何為不得烝而云過時也又曰大司馬職曰中夏獻禽以享礿中冬獻禽以享烝言四時之祭不得後仲月非謂孟月不得烝也釋例曰周禮祭宗廟以仲月蓋言其下限也下限至於仲月則上限起於孟月仲是下限則周之正月得為烝祭　趙氏匡曰周雖以建子為正至於祭祀則用夏時本月以行四時之祭故桓八年正月烝則夏之仲冬也凡四時之祭皆用孟月宣八年六月有事於太廟即夏之孟月也若有故及日不吉即用仲月桓八年正月烝是也若又有故及日不吉即用季月昭十五年二月有事於武宮即夏之季月也然吉

事先近月苟有其故而用季月涉於怠矣當用仲月為嘉也又曰周禮記四時祭名云春祠夏礿秋嘗冬烝詩云礿祠烝嘗于公先王而春秋無礿祠者蓋春秋中再書烝一書嘗兩書禘皆為失禮及有變故乃書爾於祠礿二祭無他故所以不書也又曰正月之烝不失時也經為五月又烝故書此以明一歲再烝若不書即似春有故不烝夏乃烝爾　劉氏敞曰此未有言烝者其謂之亟何以夏五月為亟也春秋欲見五月再烝故於此不得不書猶將書壬午猶繹者不得不先書有事於太廟也　程子曰冬烝非過也書之以見五月又烝為非禮之甚也　趙氏鵬飛曰禮有時不時則失禮禮有節煩數則失節烝冬事也四時之祭惟烝為甚腆蓋非冬則物不可得而備今正月而烝禮也若五月之烝夏之三月物華而未實禽獸孕育之際安得物而備之非暴殄天物不能也聖人文起於此而義在彼故曰為五月烝起也　汪

氏克寛曰四時常祀惟桓公之經書烝書嘗蓋再烝之瀆與未易災之餘而嘗之慢皆失禮之大者況冬烝而以夏五月行之酉月嘗而以未月行之或太過或不及皆失時之甚者故筆之於經以示貶焉或謂桓有大惡不可以祀先君故聖人因其失禮而特書以重其惡其言失之鑿矣　李氏本曰内事用柔日故烝以己卯丁丑嘗以乙亥吉禘以乙酉大事以丁卯有事以辛巳癸酉義同

天王使家父來聘

胡傳下聘弑逆之人而不加貶何也既名冢宰於前其餘無責焉乃同則書重之義以此見春秋任宰相之專而責之備也

集說杜氏預曰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　孫氏覺曰桓公大惡之人也而五年之間來聘者三春

秋一切書之所以見不能討惡而王道之衰遂使篡人得志也　程子曰魯桓公弑立未嘗朝覲而王屢聘之失道之甚也　葉氏夢得曰家父王之下大夫也　趙氏與權曰五年之中周三聘魯古者七年一聘周則過矣六年一朝自隱至桓未嘗一至天子之庭魯之辜將焉逃春秋書之傷周責魯之意隱然矣　趙氏鵬飛曰命魯主婚也　魯將為紀謀納女於王王使家父來聘言娶於紀也　家氏鉉翁曰天王下聘逆人初而貶以正法也　再而貶申著其義也至於三義盡於前不貶猶貶也　陳氏深曰孔氏曰此年及十五年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而詩節南山乃家父刺幽王古人字或累世同之雲漢詩序仍叔美宣王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仍氏亦世字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也　汪氏克寬曰家父乃周之世臣詩紀家父刺幽王之昏亂與尹氏之不平而不憚激怒於君相蓋竭忠於王室者也桓公之經兩書家

父亦家氏之子若孫爾一則聘所不當聘一則求所不當求皆徇於王命而依阿苟且以從於非義其視節南山之誦能無愧乎比事以觀不待貶絕而惡自見矣　季氏本曰家氏父名蓋天子之元士作節南山詩者自謂家父作誦以究王訩而可不名稱乎

附録左傳 春滅翼

夏五月丁丑烝

公羊 何以書譏亟也

穀梁 黷祀也志不敬也

胡傳 春秋之文有一句而包數義者有再書而一貶者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之類一句而包數義

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再書而一貶

集說孫氏覺曰祖父至尊神明至幽而以非禮瀆之聖人所以深辠也　程子曰正月既烝矣而非時復烝者必以前烝為不備也其黷亂甚矣宋氏宜春曰武氏子來求賻一責天王求賻一責魯之不共一貶而起二事此兩書烝二事而一貶　趙氏與權曰夏而礿禮也烝非其時也歲再烝焉祭之瀆也而桓公行之將以事神適以慢神將以寧神適以瀆神　吳氏澂曰建子之月已烝矣建辰之月又烝焉於春季而行冬祭非其時非其禮也　李氏廉曰周禮紀四時祭名云春祠夏礿秋嘗冬烝　公羊亦同毛詩云礿祠烝嘗此取協韻爾非有異也王制曰春礿夏禘秋嘗冬烝郊特牲曰春禘而秋嘗祭義與郊特牲同祭統與王制同吳氏草廬曰王制篇內礿皆當讀為祠禘皆當讀為礿此說是也趙氏曰禘非時祭

之名也禮記諸篇皆漢儒約春秋為之見春秋有禘于莊公遂以為時祭見春秋惟兩書禘一閔二年五月一僖八年七月一春一夏遂有春禘夏禘之說又見春秋止有烝嘗禘三祭遂為諸侯闕一祭之說皆不可信也

附録左傳 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夏楚子合諸侯於沈鹿黃隨不會使薳章讓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閒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於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沈鹿杜注楚地今湖廣安陸府鍾祥縣東六十里有鹿湖池深不可測即其地也　黄杜注黄國弋陽縣䢴置弋陽郡於此今河南汝寧府光州境弋陽城在州東黄城在州西史記黄帝末孫陸終之後封於黄陸氏纂例黄嬴姓　淮漢志南陽郡平氏縣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水經淮水至廣陵淮浦縣入海淮浦今安東縣也平氏故城在今河南南陽府西北　速杞杜注隨地傳云楚伐隨軍於漢淮之間當在今湖廣德安府應山縣境

秋伐郳

集說孫氏復曰不出主名微者也　孫氏覺曰不言帥師微者伐之也　高氏閌曰桓自弒立恃其强惡以陵小國小國皆畏而從之故紀郕鄧穀滕杞或朝或會惟郳恃舊好而不顧至是遂伐之其曰伐

郲必有辭焉　郲不能奉詞以討桓公弒逆之辜宜乎其反見伐也　黄氏震曰東萊呂氏曰微者也其事不可得而詳者也天子在諸侯擅相侵伐君子以為無王此春秋所以作也岷隱戴氏曰隱公甞親伐郲今雖大夫亦不行葢畀郲矣其後僖公畀郲而不設備是以有升陘之敗愚案呂之說正論也而戴之說亦其一事之戒心　趙氏鵬飛曰儀父葢知義者也隱有遜千乘之心則即位三月儀父來盟桓有簒逆之惡則定位六年儀父不至非義何恃哉桓公憤其然故無故而伐之責其不至也然郲終不即至迨十五年因年人葛人之來不得已而與之俱而後朝焉以是知義義之果可恃也桓以不義而伐人之國用兵何名哉故不書公不書師而見貶　家氏鉉翁曰不書公貶也大夫行亦當書帥師不書亦貶也　湛氏若水曰春秋無義戰凡非奉王命而行討者皆不義之兵也桓簒立不能修臣職而朝王反受列國之朝又

肆其横兵而伐邾以强陵弱以衆暴寡其為惡極矣故春秋書之以著其罪　季氏本曰邾小國為魯所廹然叛服不常凡加兵者皆不服故也

冬十月雨雪

公羊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集説何氏休曰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未當雨雪此陰太盛兵象也　范氏甯曰禮月令曰孟冬行秋令則霜雪不時　杜氏預曰今八月也書時失　程子曰建酉之月未霜而雪書異也　葉氏夢得曰雨雪不志此何以志建酉之月也　齊氏履謙曰春秋凡三書雨雪雨皆言大此獨不言大言大者以大為異不言大者以失時為異

附録左傳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於晉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書遂始此

左傳禮也

公羊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遂者何生事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其成使乎我奈何使我為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

穀梁遂繼事之辭也其曰遂逆王后故畧之也或曰天子無外王命之則成矣

胡傳劉敞曰祭公王之三公也曷為不稱使不與王之使祭公也師傅之官坐而論道其任重矣今

其來魯乃命魯侯以昏姻之事者也若是則大夫可矣何必三公任之重使之輕故祭公緣此義得專命不報遂行如紀而王以輕使使為失祭公以遂行為罪矣此說是也為之節者宜使卿往逆公監之則於禮得矣使祭公命魯主昏姻之事則曰不可卿往而公監之何以可乎命魯輕矣卿往公監之重矣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於齊劉夏非卿而書靖公合禮則不書故先儒以為使卿逆公監之禮也

集說 杜氏預曰祭公諸侯為天子三公者王使魯主昏故祭公受命而逆也天子無外故因稱王后卿不書舉重畧輕又曰天子娶於諸侯使同姓諸侯為之主祭公來受命於魯故曰禮 孔氏穎達曰隱元年云祭伯今而稱公知其為天子三公從周向紀不由魯國縱令因使過魯自當假道而去不須言來也凡言遂者因上事生下事之辭既書其來又言遂逆是先來見魯君然後向紀知王使魯主昏故祭公

來受魯命而往迎也凡昏姻皆賓主敵體相對行禮天子嫁女於諸侯使諸侯為主令與夫家為禮天子聘后於諸侯亦使諸侯為主令與后家為禮嫁女則送女於魯令魯嫁女與人迎后則令魯為主使魯遣使往逆故祭公受魯命也嫁王女者王姬至魯而後至夫家其王后昏后不來至魯者以王姬至魯待夫家之逆以為禮故須至魯后則王命已成於魯無事故即歸京師於逆稱王后舉其得王之命后禮已成于歸稱季姜申父母之尊言子尊不加於父母從父母之家而將歸於王據父母之家為文故于歸申父母之尊也劉夏逆后譏卿不行皆不譏王不親行明是王不當親也文王之逆太姒身為公子迎在殷世未可據此以為天子禮也趙氏匡曰若但書逆女則是祭公自逆故須言王后爾今不言使即罪全歸祭公　孫氏復曰天子不親迎娶后則使三公逆之祭公三公書者為遂事起也其言祭公來者祭公來

謀逆后之期也桓王娶后于紀魯受命主之故祭公来謀逆后之期既謀之則當復命於天子命之逆則逆之不可專也祭公不復命於王專逆王后于紀故曰遂之以惡之不言逆女者王后重矣非諸侯夫人可得齊也故不言逆女也　劉氏敞曰三公坐而論道使三公以逆女非正也祭公逆王后于紀則何為来由乎我使我主其禮也曷為使我主其禮昏姻之事必有嘉讓之辭焉太上無敵不可以質惟諸侯同姓者主之遂者何生事也大夫無遂事遂而非禮非也此其為非禮柰何使我主之紀有成矣自是往逆也　蘇氏轍曰穀梁曰不言使不正其以宗廟大事即謀于我也非也若不正其即謀于我者言遂遂足矣不言使何哉言使豈妨于即謀于我乎王將逆后于紀而使使魯主之故祭公自魯如紀不稱使謀昏也遂繼事之辭也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其書皆曰遂得失則視其實而已祭公

自魯逆王后公子遂如周及晉皆以二事出者也公子結媵而及齊宋盟專繼事者也　程子曰祭公受命逆后而至魯先私行朝會之禮故書來而以逆后為遂事責其不虔王命而輕天下之母也　陳氏傅良曰逆后六書非公卿也而後書是故原莊公逆惠后於陳不書召桓公逆定后於齊不書則祭公何以書后妃母儀天下而以遂專之也祭公不稱使則王者有成命也王者有成命而以遂專之故書遂始於此凡遂譏也莫甚于遂逆后罪祭公且罪魯也　張氏洽曰天子雖無親迎之禮然祭公謀於魯則當復命於王然後遣於宗廟以明逆后之重今使魯為媒而因是往逆輕褻王配如此何以示正始之道哉

黄氏震曰劉氏權衡曰天子娶后當使同姓諸侯主其辭命祭公逆后于紀使我主其禮也　岷隱曰祭公至魯遂往逆后此天王之命非祭公自為之紀魯甥也咨謀於魯而行　木訥曰齊將滅紀紀託於魯魯勢

不能芘紀於是為之謀俾納女於王託王為重焉蓋自五年齊欲襲紀紀懼求魯六年會于成秋又來朝今春家父來聘則謀昏也今祭公來因不反命而遂逆王后齊侯繼此不復犯紀僖公沒襄公始滅紀納女亦延紀數年愚案劉以禮言戴以情言趙以事勢言可以參考

家氏鉉翁曰昏禮不稱主人者謂天子雖尊不自為主人也左氏莊十八年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媯歸于京師不言王使而曰虢晉鄭使之逆此不稱主人之明證也祭公何以來乎周制天子與諸侯為昏則使同姓之國為之主魯以周公之後為王主禮其來舊矣穀乃云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於我其來然歟是時紀困於齊請昏於王室以為圖存之計魯實主之王使祭公下詢於魯亦以是故爾祭公為逆后而來無譏也祭公以遂事而往則有譏也劉原父謂三公乃師傅之官與天子坐而論道其任重矣今其來魯乃命魯以

昏姻之事以為任之重使之輕愚謂周之三公即宰相也天子不行親迎之禮而使其宰往逆所以重大昏之始其未為失與當是時媵妾聘逆皆以命其宰宗廟重事而使三公於禮不為過 汪氏克寛曰祭公自魯逆王后受王命謀昏於魯並迎后於紀逆后大事也安有無王命而敢專之哉但天子昏禮當使大夫謀昏於同姓之諸侯待其復命然後使上卿往迎而公監之故王遣三公謀昏則以輕使為失祭公不復命於王而即如紀逆后則以遂行為罪而交責之也

案劉氏敞曰三公逆女非正也胡傳暢發其義謂當使卿迎而公監之其說是矣孫氏復以為天子不親迎娶后則使三公逆之家氏鉉翁謂宗廟重事而使三公於禮不為過似亦有理故並存焉程子謂王姬下嫁則同姓諸侯為主逆王后無使諸侯為主之禮然據家氏鉉翁所引莊十八年虢晉鄭使原莊公逆

后則同姓諸侯為主確有可據

戊寅七年桓王十九年齊僖二十八年晉緡二年衛宣十六年蔡桓十二年鄭莊四十一年曹桓五十四年陳厲四年杞靖公元年宋莊七年秦出子元年楚武三十八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左傳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

公羊紀季姜歸于京師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

穀梁為之中者歸之也

胡傳往逆則稱王后既歸何以書季姜自逆者而言則當尊崇其匹內主六宮之政使妃妾不得以上僭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則當樛屈逮下使夫人嬪婦皆得進御於君而無嫉妒之心故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其詞之抑揚上下進退先後各有所當而不相悖皆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春秋之所謹也

集說杜氏預曰季姜桓王后也季字姜紀姓也書字者申父母之尊又曰為書婦人行例也適諸侯雖告魯猶不書　范氏甯曰中謂關與昏事揚氏士勛曰劉夏逆王后經不言歸則是魯不關與昏事而范氏畧例云逆王后有二者以書逆王后皆由過魯若魯主昏而過我則言歸若不主昏而過我則直言逆雖詳略有異俱是過魯故范以二例總之劉氏敞曰其言季姜何未可以稱王后也稱王后矣何

為未可以稱王后自姓者言之王者無外王命之斯后之矣自來者言之王雖有命未見宗廟則不敢處也不敢處恭也　蘓氏轍曰劉夏逆王后於齊不書其歸此何以書魯為之主也　陳氏傅良曰諸侯逆稱女至稱夫人尊夫人也天子逆稱后歸稱季姜尊王也　家氏鉉翁曰自王國而逆則曰王后女雖在紀而后之名已正自紀國而往則曰紀季姜后雖在途而女之出必本其所自此諸侯歸女於京師之例也　趙氏汸曰春秋存策書之大體魯為天子主昏故后歸不可不書也　卓氏爾康曰紀季姜不書以非祭公所得以也

夏四月

秋七月

集説 黄氏震曰書以備四時

附録左傳 巴子使韓服告於楚請與鄧為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讓於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鄾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鄾三逐巴師不克鬬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鄾人宵潰 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

巴杜注巴國在巴郡江州縣隋改江州為巴縣今屬四川重慶府孔疏昭十三年楚共王與巴姬埋璧則巴國姬姓 鄾杜注鄾在鄧縣南沔水之北後漢志鄧縣有鄾聚今襄陽府襄陽縣東北鄾城是也 梁杜注梁國馮翊夏陽縣今陝西西安府韓城縣也古少梁城在縣南二十里 荀杜注國

名水經注古水出臨汾西又西南逕荀城在絳州西十五里絳州今屬山西平陽府　賈杜注國名今山西平陽府臨汾縣有賈鄉唐書年表云唐叔虞少子公明康王封為賈伯即其地孔疏僖十七年梁嬴孕過期則梁為嬴姓世本荀賈皆姬姓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左傳冬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大子初獻樂奏而嘆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嘆所也

公羊諸侯來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在曹與

穀梁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

道待人之子以内為失正矣内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故命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胡傳桑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世子固有出會朝聘之儀矣然攝其君繼子男者謂諸侯朝於天子有時而不敢後故老疾者使世子攝已事以見天子急述職也諸侯間於王事則相朝其禮本無時曹伯既有疾何急於朝桓而使世子攝哉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疾而儲副出啓窺伺之心危道也當享而射姑嘆踰月而終生卒其有疾明矣而使世子来終生之過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曰孝子盡道以事其親者也不盡道而苟焉以從命為孝又焉得為孝

集說杜氏預曰諸侯之嫡子未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以皮帛繼子男故賔之以上卿各當其國之

上卿　孔氏穎達曰諸經稱世子及衛世叔申經作世字傳皆為大然則古者世之與大字義通也　楊氏士勛曰世子攝其君謂會同急趨王命者也今曹伯有疾雖闕朝魯未是急事而使世子攝位來朝故云非正也　劉氏敞曰諸侯相見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參譏之　蘓氏轍曰諸侯相朝正也有故而使世子攝事畏大國也蓋禮之變也　程子曰曹伯有疾不能親行故使其世子來朝春秋之時君疾而使世子出取危亂之道也　薛氏季宣曰攝事而朝京師禮也朝於諸侯非禮也　張氏洽曰凡為人子立不中門坐不主奥不敢乘父之車示民有尊也今曹伯有疾世子為國之本不使之朝夕視膳以尽竆伺之端而令棄國忌父越境伉禮以朝魯桓夫春秋於桓方以誅亂賊之事望諸侯今曹伯之使世子世子從父之命揆之於義無一可者春秋所以直書而深貶之　葉氏夢得曰朝天子有時有故不能朝則

攝諸侯無相朝之道射姑而攝朝是伉天子之禮於諸侯也　家氏鉉翁曰終生疾已革而射姑朝於鄰國其不憂親之疾可見矣或曰以父命而出奈何曰此非存亡安危之所係父命可辭也　李氏廉曰曹來朝五此年世子文十一年十五年成四年襄二十一年皆曹伯也　汪氏克寛曰經書世子朝會者十有二曹射姑來朝鄭巫如晉宋成同盟戚齊光盟雞澤會戚會柤救陳四伐鄭宋佐會申是也宋成序侯伯之下大夫之上宋佐序子男之下淮夷之上庶幾不失位矣齊光漸進而序於薛伯杞伯之上則其僭已極鄭巫亞於魯大夫則屈辱尤甚焉比事考之而義自見

己卯　桓王十八年

十年

齊僖二十九年晉緡三年衛宣十七年蔡桓十三年鄭莊四十二年曹桓五十五年陳厲五年杞靖二年宋莊八年秦出子二年楚武三十九年

春王正月

胡傳桓無王今復書王何也十者盈數也天道十年則亦周矣人事十年則亦變矣故易稱守貞者十年而必反傳論遠惡者十年而必棄桓公至是其數已盈宜見誅於天人矣十年書王紀常理也有習於穀梁子而不得其傳者見二年書王以為正與夷之卒此年書王而曹伯適薨遂附益之以為正終生之卒誤矣果正諸侯之卒不緣簒弒者陳侯鮑在五年之正月曷不書王以正其卒乎

集說何氏休曰十年有王者數之終也　孫氏復曰此年書王者王無十年不書也十年無王則人道滅矣　劉氏敞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存公也何謂存公三朝之節也古者侯服一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魯采服也古者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

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桓非受命之君也三不朝矣其曰王存公也　王氏元杰曰十者盈數也桓惡極而天討不加王道亦幾乎絶矣故經不書王至十年而書王者存天道王法也十八年復書王者以天道王法正桓公之終也嗚呼王之道天之理也天理未嘗絶於人心王道未嘗絶於天下天理非絶於桓桓自絶於天也桓雖無王天道王法則不可絶也知此則知十年復書王之義

庚申曹伯終生卒

左傳春曹桓公卒

榖梁以是年書王為正曹伯之卒非春秋之旨也胡傳甚明

夏五月葬曹桓公

集說湛氏若水曰著葬之得禮也禮諸侯五月而葬何以書有赴報則史書之聖人存之

附録左傳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夏虢公出奔虞

虞杜注虞國在河東大陽縣唐改大陽曰平陸屬陝州今屬山西平陽府解州古虞城在縣東北四十里孔疏譜云虞姬姓也武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孫以為虞仲之後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桃丘杜注衛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西五十里有桃城鋪旁有一丘高可數仞即桃丘也

公羊會者何期辭也其言弗遇何公不見要也

穀梁弗遇者志不相得也弗内辭也

胡傳 弗者遷辭惡失信也衛初約魯會于桃丘至是中變而從齊鄭於是有郎之師其戰于郎直書曰來盟于惡曹俱奪其爵則桃丘之弗遇也蓋惡衛侯之失信矣

集說 杜氏預曰衛侯與公為會期中背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相遇也　趙氏匡曰經意直譏其無信爾　劉氏敞曰弗遇者何公不及遇也曷為或言不或言弗不者正辭也弗者遷辭也君子之於言無所苟而已矣　蘇氏轍曰衛侯與公為會於桃丘既而背之與齊鄭來戰書曰弗遇過在衛也　高氏閌曰在易屯之六三以陰居陽其身不正而輕躁妄動求應於五五應在二而弗見納聖人戒之曰君子幾不如舍往吝繫辭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夫桓公身負弒逆之辜而又輕躁妄動為人所棄正如屯之六三聖人為萬世戒也　呂氏大圭曰齊

鄭急於圖紀故不得不急於謀魯伐鄭之役衛實從王則衛與鄭有隙矣故魯桓因而會之將以為援也然蒲之胥命則齊與衛亦既修舊好矣衛始以鄭之怨而約與魯會終以齊之故背魯而弗來盖公之所以弗遇者齊與鄭實軋之也　張氏洽曰下書三國來戰衛亦與焉則背信在衛直不告魯誤桓公至桃丘耳春秋為國諱恥故言至桃丘而不相遇穀梁所謂弗內辭也　李氏廉曰經書弗例四此年弗遇罪衛也文十六年齊侯弗及盟罪季孫也然皆為內諱恥也追齊至酅弗及有畏也胡氏皆以為還辭晉人納捷菑弗克納則亦還善之義矣　汪氏克寬曰此年會桃丘弗遇成十六年會沙隨不見公昭十三年同盟平丘公不與盟皆非魯之罪故聖人皆直書不諱惟文十六年季孫行父會齊侯於陽穀齊侯弗及盟魯不當以大夫會諸侯然齊侯責賂卒與仲遂盟郪丘則罪之在齊又可見矣　季氏本曰衛與齊黨

而齊以紀故與魯為讎桃丘之會必魯閒衛侯適齊期戰故往會之以閒齊也而衛由他道過矣故曰弗遇若期而背約則當言弗至安得以弗遇言哉

案季氏本解遇字與衆說小異亦似有理附存以備參考

附錄左傳秋秦人納芮伯萬於芮

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共池杜注地名闕案今山西平陽府平陸縣西有共池志云虞公出奔地去縣四十里許與讓畔城相近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左傳 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王爵也

公羊 郎者何吾近邑也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

穀梁 來戰者前定之戰也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者為內諱也

胡傳 春秋加兵於魯衆矣未有書來戰者此獨不稱侵伐而以來戰為文何也兵凶器戰危事聖人之所重也誅暴禁亂敵加於已蓋有不得已而應之者矣未有悖道縱欲得已不已而先之者也魯桓弒

立天下大惡人人之所得討也鄭伯則首盟于越以定其位齊侯則繼會於稷以濟其姦曾不能修方伯之職駐師境上聲罪致討伸天下之大義也今特以私忿小怨親帥其師戰於魯境尚為知類也哉此春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也故以三國為主而書來戰于郎鄭人主兵而首齊猶衛州吁主兵而先宋

集說孔氏穎達曰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然則侵伐者師旅討罪之名也魯以周禮為班則魯有禮矣三國伐有禮是討有辭矣春秋善魯之用周班不使三國得伐之故改侵伐而書來戰言若三國自來戰而魯人不與戰也　趙氏匡曰言來者責三國不當來爾言戰者諱敗之常也　孫氏復曰來戰于郎不言侵伐者不與齊衛鄭加兵於我也郎魯地地以魯則魯與戰可知矣不出主名者三國無故加兵於我不道之甚故以三國自戰為文也　劉氏敞曰其言來

戰何来戰者外為志乎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戰而不言師敗績者敗在内也敗在内則何以不言恥也

蘓氏轍曰六年北戎伐齊齊鄭太子忽救齊齊人饋之魯以周班後鄭故以齊衛来戰于郎不稱侵伐而稱来戰無詞也鄭雖主兵而先書齊衛猶以周班正之也 程子曰左氏載其事曰我有辭也我則有禮彼悖道縱慾而以興戎故特曰来戰以三國為主甚其惡也 張氏洽曰春秋以主客之辭辨用兵之曲直殘民之輕重其罪魯而書公及諸侯戰者多矣若今年郎之爭直以三國来戰言之盖魯桓之當討固有大罪極惡齊衛鄭之君既不能奉天討而與之會盟矣今乃徇私欲爭小故以無辭而伐有辭則罪在三國故特書其来戰此春秋之特筆 程氏端學曰魯衛兄弟之國齊魯累世之姻桓公又新娶於齊魯鄭嘗會盟假田以締交一有間隙則忘親背盟興兵爭戰此春秋之時所以為大亂聖人比書其事為後

世鑒　李氏廉曰內兵書戰六此年戰郎十二年戰宋十七年戰奚者諱魯也莊九年特書敗績者惡魯也桓十三年成二年書戰書敗績者此會外兵例非魯事也　郈氏實曰來戰于郎不與其伐也我無可伐之罪也昔也有可伐而不伐今也不可伐而伐之不書伐豈特不與其伐哉亦恐嫌於能伐爾　季氏本曰齊欲吞紀與鄭衛合魯則專意援紀者也三國來戰蓋為此爾考魯以援紀之故與齊不親自齊鄭如紀之後與魯不相通已六年矣何由至齊為班耶王氏樵曰齊僖鄭莊皆喜亂之人也又濟之以衛宣是時齊方圖紀紀具嗛魯必以紀故與　卓氏爾康曰齊惡魯為紀謀難則主兵者齊也鄭固與齊同如紀者衛又與齊胥命于蒲者故三國來戰　張氏溥曰春秋直魯而罪三國非寬魯桓譏三國之昧大義急小怨也

案季氏本據經駁傳謂直以謀紀之故不為無見然經無明文則事據左氏故仍主左傳而李氏本王氏根卓氏爾康之說附焉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五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六

庚辰九年 桓王十 十有一年 齊僖三十年晉緡四年衛宣十八年蔡桓十四年鄭莊四十三年曹莊公射姑元年陳厲六年杞靖三年宋莊九年秦出子三年楚武四十年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惡曹杜注地闕

左傳 齊衛鄭宋盟于惡曹

胡傳 盟會皆君臣之禮故微者之盟會不志於春秋凡春秋所志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者也惡曹之盟即三國之君矣既不以道與師為郎之戰又結怨固黨為惡曹之盟故前書其爵而以來戰著罪

後書此盟而以奪爵示貶

集說孫氏復曰謀魯也　孫氏覺曰去年之冬三國之君嘗伐魯而勝矣於此復為惡曹之盟但以新勝魯而結好耳謂之宋與盟於此九月必不執鄭祭仲與折之盟有夫鍾之會也左氏之說謬矣又曰前書齊人伐山戎後書齊侯來獻戎捷則知伐戎者齊侯也上書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下書及楚人盟于蜀則知盟蜀者楚公子嬰齊也十二月書齊侯衛侯鄭伯戰郎正月書齊人衛人鄭人盟惡曹以比事之法求之則三國之貶稱人可知也　陳氏傅良曰此郎之諸侯也曷為戰稱君盟稱人凡一役而再見者但人之略之也猶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莫適為主則人自為盟而已矣鄭敗王師齊滅后之母家而衛亦抗子突以自立其無王甚矣自有參盟莫甚於惡曹故略之也　趙氏鵬飛曰惡曹之盟同絕魯也然

三國既伐魯何用復盟盖齊鄭忿魯連衛以伐之而衛嘗期魯為桃丘之會雖因齊而不克往齊鄭盖疑衛復與魯也故盟之其後齊僖鄭莊衛宣皆不通於魯則斯盟為固矣然以私忿絶魯歃血要神其為盟誣矣雖固何益哉　汪氏克寛曰鹿上之盟三國皆書人齊之盟清丘同盟四國皆書人翟泉之盟七國皆書人蜀之盟十有一國皆書人澶淵之會十有二國皆書人未必皆微者苟皆微者則不書於經矣

湛氏若水曰春秋無善盟盟者忠信之薄况結黨謀魯同惡相濟逞其私忿而不知聲罪致討之義乎

案三國稱人以為微者固非矣或以為大夫亦無確據觀孫氏覺比事之法斷以經文則信乎為三國之君故獨主胡傳

附録左傳　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鬭廉曰鄖人軍

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於蒲騷卒盟而還　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

貳杜注國名今在隨州應山縣境　軫杜注國名今在德安府應城縣西　鄖杜注鄖國江夏雲杜縣東南有鄖城水經注涢水經安陸故城古鄖城也今為安陸縣屬湖廣德安府　蒲騷杜注鄖邑今在湖廣德安府應城縣北三十里　絞杜注國名在今鄖陽府西北　州杜注州國在南郡華容縣東南今湖廣荆州府監利縣東三十里有州陵城　蓼杜注蓼國義陽棘陽縣東南湖陽城今在

河南南陽府唐縣南八十里　郊郢杜注楚地今湖廣安陸府治郢州故城是其地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左傳　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

祭杜注鄭地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城今屬直隸大名府

胡傳　鄭莊公志殺其弟使餬其口於四方自以為保國之計得也然身没未幾而世嫡出奔庶孽奪正公子五爭兵革不息忽儀亹突之際其禍憯矣亂之初生也起於一念之不善後世則而象之至於兄弟相殘國内大亂民人思保其室家而不得不亦酷乎有國者所以必循天理而不可以私欲滅之也莊公之事可以為永鑒矣

集說俞氏臯曰莊公娶鄧曼生世子忽是為昭公又納宋雍氏女名雍姞生子突是為厲公又生子亹子儀昭公立四月而出奔厲公自宋入而立焉後厲公出奔國人弒昭公而立子亹齊侯殺子亹祭仲又立子儀

秋七月葬鄭莊公

集說杜氏預曰三月而葬速 高氏閌曰鄭忽既立不待五月而葬其父是生亂階 季氏本曰卒踰兩月而葬速也太不懷也其故何也必慮有爭焉耳蓋嗣君為喪主諸侯會葬其位始定庶孽不敢爭矣故凡速葬者皆有故也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此書執之始

左傳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

公羊祭仲者何鄭相也

穀梁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

胡傳祭仲鄭相也見執於宋使出其君而立不正罪較然矣何以不名命大夫也命大夫而稱字非賢之也乃尊王命貴正卿大祭仲之罪以深責之也其意若曰以天子命大夫為諸侯相而執其政柄事權重矣固將下庇其身而上使其君保安富尊榮之位也令乃至於見執廢絀其君而立其非所立者不亦甚乎任之重者責之深祭仲無所逃其罪矣

集說何氏休曰宋不稱公者脅鄭之簒首惡當誅非伯討也　劉氏敞曰何為或稱人以執或稱侯以執稱侯以執者伯討也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又曰公羊以謂知權非也若祭仲知權者宜效死勿聽使宋人知雖殺祭仲猶不得鄭國乃可矣且祭仲謂宋誠能以力殺鄭忽而滅鄭國乎則必不待執祭仲而劫之矣如力不能而夸為大言何故聽之且祭仲死焉足矣何故黜正而立不正以為行權乎　蘇氏轍曰書曰宋人執鄭祭仲而繼之以突之入與忽之出仲以出君易死罪之也公羊曰祭仲何以不名賢其知權也夫以出君為知權亂之道也　陳氏傅良曰祭仲以命大夫專廢置君曷為從其恒稱而不名春秋之褒貶名號不足以盡意則見於辭書曰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其為辭也詳矣則從其恒稱不名可也　家氏鉉翁曰宋非方伯連帥鄭之執政非其臣屬受其執而不怒蓋共為盜姦外

雖執而中則同也春秋先書宋人執鄭祭仲繼書突入忽出著仲為首惡也　王氏元杰曰鄭忽以世嫡而嗣位突歸以庶孽而亂倫嫡既弱而無能庶則強而有援宋莊私愛而黨突祭仲被執以要盟仲既受付託於先公不能守死以輔君反忍奪嫡以立庶春秋稱人貶宋者惡其暴以正專執之誅書祭仲者貴命卿以大祭仲之罪突不書氏明其不能有國書忽繫鄭示其正而不君輕重權衡見矣　李氏廉曰經書他國執他國大夫九祭仲鄭詹陳濤塗衛甯喜宋仲幾皆稱人以執不稱行人鄭良霄衛石買宋樂祁衛北宮結皆稱人以執不稱行人事各不同執而殺者二齊慶封陳干徵師也執內大夫四齊執單伯晉執行父意如婼也　金氏賢曰祭仲鄭相也宋執之欲其廢正立邪以亂人國宋莊之不道甚矣春秋去其爵所以惡宋也祭仲見執惟知偷生之為安而不知死難之為義遂從亂以忘君其為不道亦甚矣春

秋去其官所以惡仲也

突歸于鄭

左傳 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已亥厲公立

公羊 突何以名挈乎祭仲也

穀梁 曰突賤之也曰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

胡傳 突不稱公子絶之也小白入于齊則曰齊小白突歸于鄭何以不稱鄭突乎以小白繫之齊者明桓公之宜有齊也不以突繫之鄭者正厲公不當立也突不當立何以書歸于鄭乎春秋書歸有二義一易辭也一順辭也其書入亦有二義一難辭也一逆辭也突以庶奪正固為不順矣然内則權臣許之

立外則大國為之援而世子忽之才不能以自固也則其歸無難故穀梁子曰歸易辭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成十八年傳例曰諸侯納之曰歸知此為宋所納故曰歸也　劉氏敞曰此鄭突也曷為不繫之鄭貶曷為貶鄭非突之所可號歸非突之所可名歸非突之所可名則其曰突歸于鄭何病祭仲也祭仲之為人臣也處則不能守出則不能權貪生而好勢發正以立亂曰突歸于鄭者見突之挈乎祭仲者也歸者順辭也有易辭焉非所順而書歸易也入者逆辭也有難辭焉非所逆而書入難也突之易見祭仲之挈也交惡之又曰公羊曰其言歸何順祭仲也非也若仲之為者春秋之亂臣也如何順之乎　程子曰突不稱公子不可以有國也　陳氏傅良曰凡歸皆譏也莫甚於突故弗繫之鄭歸未有不繫國者突莊公子也而弗繫之鄭以為是篡鄭也　家氏鉉翁曰鄭有君而突自外歸篡也削其公

子不繫之鄭所以討也祭仲執而突歸突由仲而入也　俞氏臯曰突不言鄭突不當有鄭也稱鄭忽言忽當有鄭也與書糾齊小白赤曹羈之義同　李氏廉曰經以簒而書歸者二此年突莊二十四年赤執而歸者二僖三十年衛侯鄭成十六年曹伯也大國得封而書歸者二昭十三年蔡侯廬陳侯吳也書歸例惟穀梁得之公羊失於祭仲知權之說故以書歸為順祭仲之辭不可取　汪氏克寛曰公羊謂歸者出入無惡入者出入惡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然突歸鄭赤歸曹不可謂無惡許叔入許天王入成周不可謂出入惡鄭忽曹襄出無惡魚石欒盈出入有惡則其說不可通矣　李氏本曰宋人執祭仲突歸于鄭則突自宋歸可知文省而義自備矣

鄭忽出奔衛 此書奔之始

公羊　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

穀梁　鄭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失國也

胡傳　忽以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不能君也

集說　何氏休曰既葬稱子合伯子男為一辭無所貶皆從子忽稱子則與諸侯改伯從子辭同於成君無所貶損故名也　陸氏淳曰不稱子者責其不能嗣先君耳　劉氏敞曰此鄭子也何以名貶曷為貶忽不子也忽不子者何遠君子近小人不能與賢者圖事權臣擅命放乎五世亂鄭者忽失為子之道也　蘇氏轍曰鄭忽未踰年之君也未踰年之君稱子不稱子何也不能君也國人不附大國不援以至於出奔盖未嘗君也故不曰子　程子曰忽以國氏正也不能有其位故不爵　葉氏夢得曰何以不書

爵未踰年也未踰年則何以不稱子不周乎喪也何以名別二君也一年不可以二君故未踰年之君未葬皆不以爵見內稱子其子般子野卒外稱子宋襄公以宋子會于葵丘陳懷公以陳子會于召陵是也未踰年雖既葬內亦稱子不名子赤卒稱子卒外亦稱子衛成公以衛子會盟于洮是也曠年不可以無君故踰年之君既葬稱爵鄭厲公以鄭伯會武父是也雖未葬亦稱爵衛惠公以衛侯會諸侯及魯戰宋共公以宋公會諸侯伐鄭是也未踰年而有事於諸侯不周乎喪而用吉禮則稱爵以見貶齊頃公以齊侯使國佐來聘鄭悼公以鄭伯伐許邾隱公以邾子盟于拔是也未踰年見迫逐不周乎喪而出奔則奪其子以見貶鄭忽出奔衛是也踰年見迫逐不周乎喪而出奔則奪其爵以見貶曹羈出奔陳莒展輿出奔吳是也　陳氏傅良曰鄭忽何不能為子也身為冢嗣而廢立自權臣不可以言子矣是故書奔始於

此　李氏廉曰經書君奔而名者三鄭忽曹羈莒展輿也趙子曰忽羈不書爵言不能嗣先君也展輿雖踰年猶不書爵其罪大也又曰突簒位四年而出奔昭公以桓十五年入國其秋突因櫟人殺檀伯而入櫟據強都以窺鄭諸侯會于袲又會于曹以納之而弗克然突固分國以居矣十七年高渠彌弑昭公而立公子亹十八年齊人殺子亹祭仲逆子儀於陳而立之莊十四年突自櫟侵鄭傅瑕殺子儀及其二子而納焉於是鄭國之禍稍息四公子之事多不見經故具於此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折杜注地闕

公羊　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集說　杜氏預曰柔魯大夫未賜族者　孔氏穎達曰以柔不稱族與無駭相類是無族可稱知其未

賜族也　孫氏復曰柔不氏內大夫之未命者蔡叔蔡侯弟也　案諸侯母弟未命為大夫者皆字此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十五年許叔入于許十七年蔡季自陳歸于蔡莊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之類是也　葉氏夢得曰凡諸侯兄弟尊之則稱公子故大夫三命以氏見公子之尊視大夫亦三命而後氏也親之則稱兄弟故或奔亡而責以恩或盟聘而譏以私則稱兄弟也其不以公子兄弟見者惟許叔紀季蔡季與此而四耳　陳氏傅良曰柔者何以大夫會諸侯盟於是始也故貶之至公子結不貶矣　呂氏大圭曰以大夫與諸侯盟此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故內大夫帥師自無駭始內大夫與諸侯盟自柔始　李氏廉曰案陸氏例諸侯兄弟以國連字者有蔡叔許叔蔡季紀季皆國而字之言與君一體也是以蔡叔為蔡侯之弟矣而穀梁杜氏皆以為蔡大夫未命故名而不氏此未可知恐陸氏是又曰經書內

大夫盟外諸侯九始於此　季氏本曰宋莊弑立本倚鄭莊然得國以來為鄭所抑諸侯會盟不得與焉其積忿久矣故鄭莊卒即挾突以亂鄭將謂突立必助已也而鄭之羣臣猶足拒宋突為衆議所廹即絶宋交宋莊不得志於鄭故合三國以為盟將為圖鄭之計矣是盟也宋為主魯使大夫往既而五會桓公欲堅魯之志也盖鄭齊為黨宋得魯則齊兵不敢擬其後而宋可專意向鄭耳此折之盟所以為宋公志與

公會宋公于夫鍾　鍾公作童　夫鍾杜注郕地今在山東兖州府寧陽縣盛鄉城春秋郕國其北有夫鍾里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闞杜注魯地東平須昌縣東南今山東兖州府汶上

縣西有闞亭
在南旺湖中

胡傳 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夫鍾于闞于虛于龜皆存而不削何其辭費也曰盟者春秋所惡而屢盟以長亂會者諸侯所不得而數會以厚疑聖人皆存而不削於以見屢盟而卒叛數會而卒離其事可謂著明矣是故春秋之志在於天下為公講信修睦不以會盟為可恃也

集說 高氏閌曰公憾鄭忽而欲定突是以不憚屈辱力為鄭請宋亦數與公會皆非為國為民其罪均耳 家氏鉉翁曰二年之間兩盟四會惟宋之故春秋書盟會未有若是頻數者也 季氏本曰宋欲結魯以讎鄭也必桓公懷疑故堅其志耳 卓氏爾康曰宋魯皆助突者折以下三盟皆宋莊結魯爭鄭之計屢盟而厚疑胡氏之言是也是時鄭黨於齊宋非制齊難以圖鄭而魯方有戰郎之怨於齊陳蔡亦有

積怨深恨於鄭故折之會宋欲得魯為應以防齊之議其後也　張氏溥曰惡曹之盟齊衛鄭為郎之戰謀魯而固黨也宋亦與焉經不書左云鬬也及櫟柔盟于折公會于夫鍾于闞魯君臣於宋獨親然則惡曹之盟宋果不與未可知也參盟莫甚於惡曹屢盟莫甚於魯宋盟並無善焉

辛巳　桓王二十年　十有二年　齊僖三十一年晉緡五年衛宣十九年蔡桓十五年鄭厲公突元年曹莊二年陳厲七年杞靖四年宋莊十年秦出子四年楚武四十一年

春正月

集說　黄氏震曰書春正月以存四時之始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杞公穀作紀曲池公作毆蛇

曲池杜注魯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今在曲阜縣東北四十里源出石門山

集說程子曰杞侯皆當作紀隱二年紀莒盟于密是時紀謀齊難故魯桓與之盟莒以援之耳　家氏鉉翁曰公穀以杞為紀是也隱公二年盟于密左氏注莒魯有怨紀侯既昏於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紀莒以魯故而為盟有自來矣　吳氏澂曰紀為齊難危急甚矣魯桓切切為紀謀故屢會焉而大國無與同心者此會也僅能與小弱之莒偕其不能為助而無救於紀之亡也蓋可知矣　俞氏皐曰書會而紀先序紀為主也　湛氏若水曰紀謀齊難不能自達於天子為魯桓者當為之請於天子明下禁令各守封疆而齊不服從王命則當告於天子會於連帥而伐之何為會之紛紛而無益於救紀也故春秋書之以著其非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穀丘杜注宋地今在山東兗州府曹州北三十里

左傳 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

句瀆之丘杜注即穀丘也漢濟陰郡有句陽縣應劭曰即句瀆之丘今其地名句陽店

集說 杜氏預曰燕人南燕大夫 孫氏覺曰入春秋來燕未嘗見於經惟此與十三年始見而稱燕人昭三年書北燕伯款出奔齊言北燕則亦有南燕也北燕限於山戎自莊二十八年齊桓伐山戎之後始為燕開路得通中國是於此穀丘之盟北燕猶為山戎所隔杜預解之曰南燕大夫是也 趙氏鵬飛曰南燕也黃帝之後入春秋蓋未與諸侯通於此首與宋魯盟宋魯之盟為鄭謀也宋不義而魯不信兩

無可從者至十三年乃遂從宋與魯鄭戰小國兵力有限而從不義之役兵敗之後不復見於經不知為何國所滅　吳氏澂曰左氏以為魯欲平宋鄭然此盟必是魯宋燕三國别有他事相要約非為鄭賂之事盟也因是盟與宋公相見而為鄭致請焉耳　黄氏正憲曰去年宋與魯陳蔡為盟今又與燕盟將以斷齊鄭之道也左氏乃云公欲平宋鄭何也盖是時齊鄭為黨齊謀吞紀桓公欲援之而不可得其欲平鄭於宋者意欲圖鄭背齊合魯而陰援紀也計亦巧矣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集説　杜氏預曰厲公也十一年與魯大夫盟于折不書葬魯不會也壬辰七月二十三日書於八月從赴　孔氏穎達曰躍為厲公世本文也莊二十二年傳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

即佗六年殺佗而厲公立也陳世家以佗與五父為二人言蔡人為佗殺五父及桓公大子免而立佗是為厲公立七年大子免之三弟躍林杵臼共弑厲公而躍立是為利公利公立五月卒林立是為莊公案傳五父佗一人而世家以為二人案經蔡人殺佗在桓公卒之明年不得為佗立七年也佗以六年見殺躍以此年始卒不得為躍立五月也既以佗為厲公又妄稱躍為利公世本本無利公皆是馬遷妄說也壬辰是七月二十三日上有七月書於八月之下如此類者注皆謂之日誤今云從赴者以其終不可通蓋欲兩解故也　張氏洽曰去年與柔盟于折不書葬魯不會不恤同盟也　家氏鉉翁曰左傳謂蔡人殺陳佗而立厲公厲公即躍公羊何氏以躍為佗子故削其葬疑佗子未必為君

公會宋公于虛　虛去魚反公作郯虛　杜注宋地疑在睢州境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龜杜注宋地疑在睢州境）

左傳　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

集說　高氏閌曰公委宗社人民而五出與宋會諸侯臨涖一國之民民不可一日不治則國不可一日去之故先王之法諸侯無故不得出其四境朝事天子則出境天子廵狩則出境方伯率諸侯以征伐則出境若無事而出境則誅　葉氏夢得曰公始以柔會宋未幾復自會于夫鍾于闞于穀丘夫鍾郕地闞魯地穀丘宋地也及是復會于虛于龜皆宋地而公即之蓋自隱公以來我之相與為厚薄者惟宋與鄭黨鄭則伐宋善宋則伐鄭孰有立國如是而可久者乎暴戾則無親失道則寡援君子是以知桓公之不終也　汪氏克寛曰桓公屢至宋地強宋公之從而不已固為屈辱然二盟四會皆以會宋為詞則是

宋公有志於會盟矣蓋宋之所以會魯者將以求賂於鄭而魯之所以會宋者將以為鄭免其賂是以卒不能降心以相從也魯桓憾忽于郎之戰宰鄭莊之卒欲求好於厲公而以恩結之厲公篡忽特欲反忽之所為而求善於魯以為之援耳　黄氏正憲曰棄折闗夫鍾之會是宋欲親魯伐鄭故數會於魯地宋為主也此龜虛之會是魯欲平宋鄭宋不受平故數會於宋地魯為主也

棄自折以下魯與宋四會二盟有以為魯志者左氏所謂欲平宋鄭也有以為宋志者穀梁所謂會者外為志也二說不同惟黄氏正憲謂始則宋欲親魯繼則魯欲為宋平鄭引宋魯地名以為證於情事為近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武父杜注鄭地陳留濟陽縣東北有武父城水經注濟陽縣故武父城也今在直隸大名府東明縣西南與河南開封府蘭陽縣接界

左傳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

集說 蘇氏轍曰鄭伯突也突篡其兄而立春秋以君許之何也諸侯雖以篡得茍能和其民而親諸侯内外君之則以君書之不没其實也雖君而實篡雖篡而實君皆因其實而已不然則否不能君也衛州吁陳佗是也 許氏翰曰王迹既熄霸統未興諸侯自擅無所稟命觀隱十年見兵革之亂也桓十一年十二年見盟會之亂也霸統興而諸侯有所一無復此亂矣是以君子不得已而與桓文 張氏洽曰與人交之道忠信誠慤本乎中則有不期合而合者其人非有是心則其相與也不過以利合而一旦爭小利則相視忽如讎敵然桓公之見棄於宋而盟鄭其離合正如是春秋詳書之以見王政不行諸侯放恣魯桓宋莊鄭厲皆以篡國而立交相盟會紛紛離合惟利是視煩盟瀆信秖以長亂王法之所必誅也

呂氏大圭曰突簒而書爵者諸侯雖以簒得國茍其大臣君之其國人君之諸侯亦與之會盟春秋從而君之從其實也　趙氏鵬飛曰自突之入鄭四會兩盟皆為鄭謀而已使宋鄭可平一盟足矣何以多為今屢盟數會而宋不肯平可以已矣乃寒前日之盟背前日之會盟鄭突而謀伐焉故詳書會宋一書會鄭以著允之惡　家氏鉉翁曰與齊衛伐魯戰于郎者忽也突簒忽者也故善於魯自是魯鄭遂合

程氏端學曰魯桓與宋兩盟四會不決旬而背之以盟鄭反覆如是比事而觀其義自見　季氏本曰鄭伯即突也此盟鄭求於魯也魯與宋合而宋無魯規則鄭受其害矣然鄭非許以棄齊則魯亦必不背宋魯與鄭合而鄭亦援紀矣桓公為紀之心此亦可見

丙戌衛侯晉卒

集說 孔氏穎達曰春秋之中惟此重書日其餘亦應有一日兩事各書日名但更無其日不可復知計赴告之體本應皆以日告史官書策復應各書其日仲尼書經不以日月褒貶或略或詳非此所急故日月詳略皆依舊文此重書丙戌以舊史所重故因史成文爾 孫氏復曰再言丙戌羨文也此盟與卒同日爾且經未有一日而再書者此羨文可知 劉氏敞曰曷為再日春秋故史也有所不革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孫氏覺曰丙戌之日再見於經者誤文耳穀梁以為決日義也案春秋不以日月為例有書之者但因舊史而詳略之耳穀梁謂之決日非也 黄氏震曰再書丙戌國史成文也鄭夾漈曰丙戌一日也不應再書丙戌非後申則前子 邵氏寶曰日同而地異故兩書焉即書者紀事之職追書者承赴之體也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左傳遂師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

公羊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内不言戰言戰乃敗矣

穀梁於伐與戰敗也内諱敗舉其可道者也

胡傳既書伐宋又書戰于宋者責賂於鄭而無厭屢盟於魯而無信者宋也二國聲其罪以致討故書曰伐夫宋人之罪則固可伐矣然取其賂以立督者魯桓也貪其力以篡國者鄭突也無諸己然後可以非諸人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也故又書曰戰于宋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内戰于宋是也

集說　啖氏助曰穀梁曰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不知省文之義故云爾　孫氏復曰此公及鄭伯伐宋也不言公者諱之也地以宋則宋與戰可知也不出主名者不與公及鄭伯伐宋也故以魯鄭自戰為文凡公專尸其事則諱之此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十七年及齊師戰于奚莊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之類是也　劉氏敞曰執及之公也戰者曷為或言公或不言公戰而勝則言公言敗戰而不勝則不言公不言敗戰而敵則言公而不言敗　高氏閌曰內沒公而稱及鄭不爵而稱師鈞其罪也　陳氏傅良曰此公及鄭伯也曷為前稱君後稱師略之也戰不言伐有不與戰則言伐如僖十八年宋曹衛邾伐齊而宋及齊戰是也未始有不與戰者而亦言伐則甚伐者也曰戰于宋薄宋之罪也　張氏洽曰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謂之憤兵兵憤者敗魯桓鄭突此役是也　趙氏與權曰魯軌弒隱宋馮弒殤鄭突篡忽

三者皆逆賊周有常刑皆戮餘也故稱兵為戰見王法之不行也　黄氏震曰戰于宋者魯鄭深入伐之而宋應之故戰耳　齊氏履謙曰戰伐不書主帥者凡九桓二年入杞八年伐邾十年齊衛鄭來戰于郎此年及鄭伐宋十七年及齊師戰于奚及宋人衛人伐邾莊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僖四年及江人黄人伐陳二十二年及邾人戰于升陘以上九事内省文者三以國與之者三闕文者三先書十有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次書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先書夏公伐齊納糾次書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先書春正月公會諸侯伐楚次書秋及江人黄人伐陳皆一出而再有事其不書主帥者省文也戰于郎于奚于升陘郎奚升陘皆魯地或經以來戰為文或傳以疆事為解其不書主帥者國與之也桓二年入杞八年伐邾十七年再伐邾其不書主帥者闕文也

吳氏澂曰宋莊貪得鄭賂之多而不許魯桓之請

鄭突遂忘宋立己之恩與魯結黨為伐戰之舉魯桓棄屢會屢盟之好乃與舊怨之鄭興兵以讎宋交道之翻覆不常在己夫猶不可況國君乎 汪氏克寛曰桓平宋鄭不從而至於伐戰宣平郯莒不肯而至於伐取皆不能反己而求其本也 李氏廉曰宋莊之立以魯齊陳鄭之皆有賂故也今責賂於鄭是以己之前日望鄭也春秋書郜鼎之取以見宋魯鄭之交以賂合書武父之戰以見宋魯鄭之黨以賂離吁嚴矣哉 趙氏汸曰春秋内外恒異辭伐者為客受伐者為主由外言之也苟吾君在焉則不得從外辭

案宋之戰左傳以為宋無信蓋宋馮責賂無厭魯鄭可以聲罪而致討也然魯允鄭突皆簒弒之賊王法所當誅何得稱兵以擅伐人國乎胡氏安國曰往戰者罪在内也二說相兼其義始備

附錄左傳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

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諜之三巡數之

彭杜注彭水在新城昌魏縣後漢志房陵有筑水即彭水也故昌魏縣在今湖廣鄖陽府房縣西南

羅杜注熊姓國在宜城縣西山中後徙南郡枝江縣今湖廣襄陽府宜城縣西二十里羅川城乃羅故國其在岳州府平江縣南三十里之羅城與長沙府湘陰縣接界者是後徙處也楚遷之枝江後漢志枝江侯國本羅國是也又自枝江徙長沙今岳州府平江縣南三十里有羅城長沙府湘陰縣東六十里亦有羅城乃接境處也

壬午桓王二十一年 **十有三年** 齊僖三十二年晉緡六年衛惠公朔元年蔡桓十六年鄭厲二年曹

莊三年陳莊公林元年杞靖五年宋莊十一年秦出子五年楚武四十二年

春

附錄左傳

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眾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眾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於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於荒谷羣帥囚於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賴後漢志褒信侯國有賴亭故賴國文獻通考賴國在褒信縣元省縣為鎮今在息縣東北其賴亭則在商城縣南息縣商城皆屬汝寧府光州蓋地相接也杜注在義陽隨縣則去光州甚遠不知何據 鄢杜注鄢水在襄陽宜城縣入漢孔穎達曰鄢水出新城沶鄉縣今湖廣襄陽府宜城縣南有宜城故城即古鄢國也 盧戎杜注南蠻即今中盧故城在湖廣襄陽府南漳縣東五十里 荒谷杜注楚地荊州記州東三里有三湖湖東有水名荒谷今在湖廣荊州府 冶父杜注楚地水經注荒谷東岸有冶父城今冶父城在荊州府東

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穀梁其言及者由內及之也其曰戰者由外言之也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其不地於紀也

胡傳左氏以為鄭與宋戰公羊以為宋與魯戰穀梁以為紀與齊戰趙匡考據經文內兵則以紀為主而先於鄭外兵則以齊為主而先於宋獨取穀梁之說蓋齊紀者世讎也齊人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紀而與戰戰而不地於紀也不然紀懼滅亡不暇何敢將兵越國助魯鄭以增怨乎齊為無道恃強淩弱此以紀為主何也彼為無道加兵於己必有引咎責躬之事禮儀辭喻之文猶不得免焉則亦固其封疆效死以守上訴諸天子下告諸方伯連率與鄰國之諸侯其必有伸之者矣不如是而憤然與戰豈已亂之道乎力同度德動則相時小國讎大國而幸勝焉禍之始也息伐鄭而亡鄭勝蔡而懼蔡大敗楚而滅令紀人不度德不量力不徵詞輕與齊戰而為之援者弒君之賊簒國之人也不能保其國自此戰始矣

春秋以紀為主省德相時自治之意也

集說杜氏預曰或稱人或稱師史異辭也衛宣公未葬惠公稱侯以接鄰國非禮也　孔氏穎達曰戰稱將敗稱師是史策之常法也師是將之所帥故戰則稱將敗則稱師言其衆師盡敗非獨將身敗也

趙氏匡曰左云宋責賂於鄭責賂小事止當二國自不和無容諸侯為戰也公羊曰曷為後日恃外也案先會而後日成會而後戰也恃外有何義乎又曰凡諸侯在喪而有境外之事以喪行者稱子以吉行者稱爵志惡之淺深也　劉氏敞曰左氏曰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戰不書所戰後也非也若宋鄭相怨鄭為此戰者鄭當序紀上宋當序齊上何故反顛倒之乎公雖不及其會期而及其戰期自當沒會地而舉戰地今何故反沒戰地乎又曰鄭人來修好案魯鄭同好未嘗有隙何故忽修

之是見明年會于曹因說此耳公羊云何以不地近也然則郎之戰非為近也明矣而曰郎猶可以不地不亦誣乎又曰其言戰從外也非也戰者聖王所有何故諱乎其意以為敗則言戰言戰則敗也今實不敗不可言戰故云從外矣不知凡書戰而不言敗績者乃諱敗耳書戰而言敗績者敗者他國也必言戰而後見其敗何得不言又何以為從外乎 蘇氏轍曰先言會而後言日既會而後戰會戰異日也 孫氏覺曰春秋戰必書地此不書地者戰於紀也紀為齊之侵削志欲滅之舉宋衛燕三國之師往伐之紀於是要魯鄭之君以為之敵然經不書所戰之地者以紀侯主兵而與之戰則是其戰在紀也 呂氏大圭曰紀以垂亡之國而獲戰勝之功此可喜也齊以大國之威而蓄必報之怨甚可懼也桓公之所以為紀謀者既無以為固紀之道而徒挾鄭以戰幸而勝齊必將謂可固紀矣而不知所以促紀之亡者在此

役也迨夫紀懼亡不給然後為黃之盟求以安紀亦晚矣　陳氏深曰春秋首書公會公及罪之也四國之師衆若可勝也而皆敗績見衆之不可恃也　吴氏澂曰昔鄭莊助齊謀紀者也魯桓數為鄭會宋繼又同鄭伐宋鄭厲德魯故助魯救紀而反其父之所為　李氏廉曰經書内外之戰二十三書敗績十五書戰例左氏曰皆陳曰戰胡氏曰兩兵相接曰戰書及例胡氏曰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趙子曰戰而言及以主及客也戰不言及交為主也書敗績例左氏曰大崩曰敗績何氏曰績功也諸說皆通　李氏本曰齊鄭本一黨也及武父之盟鄭魯合則宋燕黨於齊衛矣齊欲滅紀魯援之故桓公與紀鄭合以與齊戰日在會後見其以會定日志在我也　王氏樵曰紀逼於齊鄭突以責賂而怨宋魯主紀因怨忽而助突此一兵也齊謀紀忽嘗有功於齊故齊主之宋以賂怨突而忽奔衛故衛主之此一兵也志各有在

相糾合為此戰非一紀能主兵也

案是戰也三傳互異趙氏匡獨取穀梁而胡氏安國孫氏覺吳氏澂皆因之其說是也鄭康成謂紀當為己范氏甯引之以駁穀梁則鑿矣

三月葬衛宣公

胡傳葬自内録也既與衛人戰曷為葬宣公怨不棄義怒不廢禮是知古人以葬為重也禮喪在殯孤無外事衛宣未葬朔乃即戎已為失禮又不稱子是以吉服從金革之事其為惡大矣凡此類據事直書年月具存而惡自見也

集說劉氏敞曰君子怨不棄義怒不廢禮惡不忘親陳氏傅良曰凡君在喪恒稱子衛宣公未葬

則其稱衛侯何不以居喪之禮出也　家氏鉉翁曰衛宣公未葬而嗣子朔從諸侯及魯紀鄭戰敗績而歸乃葬其親甚矣衛朔之不仁也春秋不書衛子而以爵書絶之於名教也衛宣行同犬彘教之行於家者可知是不足深責而春秋垂法後世不容無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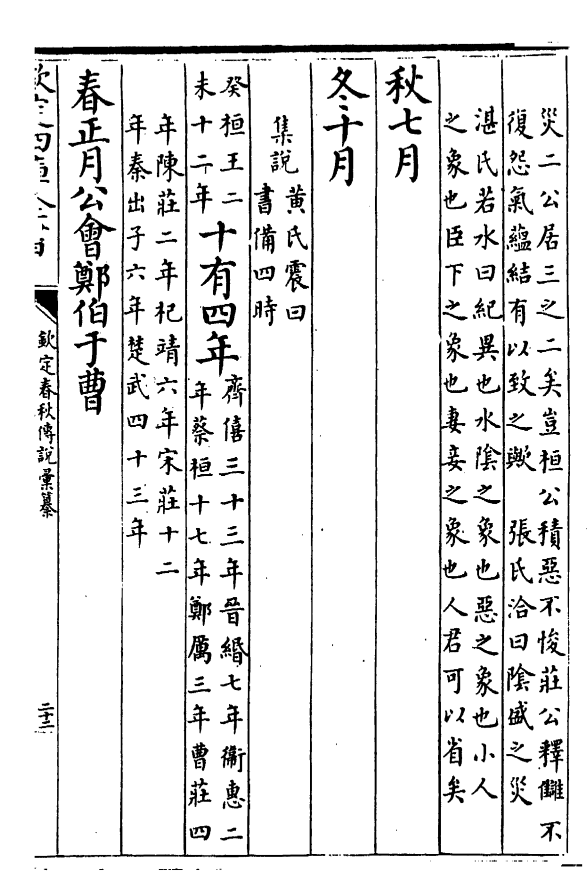
吳氏澂曰二月己巳之戰齊紀為敵怨衛助齊滅紀魯為紀禦齊魯衛非敵怨也故不廢會葬之禮

汪氏克寛曰春秋在喪而出預會盟征伐及遣使鄰國者有十此年衛惠會戰紀僖九年宋襄會葵丘二十五年衛成會洮二十八年陳共會溫三十三年晉襄敗秦師于殽宣十年齊頃使國佐聘成三年宋共衛定伐鄭四年鄭悼伐許定四年陳懷會召陵侵楚是也然宋襄衛成陳共懷皆稱子則見其未易吉服其罪猶可末減此年衛惠稱爵會戰則以吉服從戎其罪益甚矣然戰紀非朔主兵故直書而惡自見晉襄敗秦則忘親背惠墨衰經而以詐取勝視朔尤甚

故不稱爵而以微者紀之宋共衛定未葬而已越葬期齊頃鄭悼雖已葬而未踰年但直書而罪惡著矣

夏大水

集說高氏閌曰自堯有洪水之患使禹治之禹疆理天下正其經界有畎有澮有溝有洫有川有遂遂無水患但有其利故年之豐凶一係農力水旱不能為之害或天時久雨則由畎注澮由澮注溝由溝注洫由洫入川由川入遂以次疏導入河入江終至於海蓋以決而不為災也或天時久旱則於溝洫川遂之間遞引其水以為灌溉又得其利焉春秋之時暴君汙吏壞其經界使畎澮溝洫之屬皆蕪而不治於是遇大水而無以決遇大旱而無以溉民為兵戰所驅無暇治田畝聖人書大水者上痛禹迹之亡下悼井田之廢生民受其患無以拯濟之也　王氏樵曰經書水災者九而桓居其二莊居其三是大水之



災二公居三之二矣豈桓公積惡不悛莊公釋讎不復怨氣蘊結有以致之歟　張氏洽曰陰盛之災
湛氏若水曰紀異也水陰之象也惡之象也小人之象也臣下之象也妻妾之象也人君可以省矣

秋七月

冬十月

集說　黃氏震曰書備四時

癸未十二年　桓王二十有四年　齊僖三十三年晉緡七年衛惠二年蔡桓十七年鄭厲三年曹莊四年陳莊二年杞靖六年宋莊十二年秦出子六年楚武四十三年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左傳春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

集說杜氏預曰以曹地曹與會 高氏閌曰公與鄭伯皆有簒逆之大惡天下所不容今相會于曹曹之容惡可知也 張氏洽曰厲公比年與公連兵戰伐修怨故來求好 趙氏鵬飛曰突之立雖以宋而宋既憾之所與者魯而已一日失魯突其能國哉故求於魯為專前年之戰實受魯賜而敗宋師德魯益深故今春會公而夏又來聘蓋同惡相濟舍魯無可求援者也 王氏樵曰公於鄭突比之至矣十二年屢會以平宋鄭而不克則為武父之盟為宋之伐十三年偕紀侯之戰今又會于曹同惡相濟明矣 吴氏澂曰前年魯鄭同救紀而敗齊衛之師盖虞齊衛之報怨也故為會以謀之曹素與魯協故會鄭於其地 季氏本曰九年射姑來朝曹與魯協者也曹在衛南東北為齊界亦伺齊衛之往來也

無冰

公羊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時燠也

胡傳案豳風七月周公陳王業之詩也其辭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周官凌人之職頒冰於夏其藏之也固陰沍寒於是乎取其出之也賓食喪祭於是乎用藏之周用之徧亦理陰陽天地之一事也今在仲冬之月燠而無冰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故書於策夫春秋所載者皆經邦大訓而書法若此其察於四時寒暑之變詳矣

集說何氏休曰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法當堅冰無冰者溫也　范氏甯曰皆君不明去就政治舒

緩之所致五行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常燠　葉氏夢得曰水以孟冬始冰仲冬壯季冬盛二之日鑿冰沖沖壯也凡書以時者志春書以月者志正月二月春包三月也時不志冬始冰則或未冰也春不志三月以解凍則不冰也　張氏洽曰固陰沍寒之時而不冰陰不能成物之災　呂氏大圭曰古者藏冰發冰所以節陽氣之盛也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至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啓冰而廟薦之及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絶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禄老病喪浴冰無不及是以四時無愆陽伏陰淒風苦雨故夫藏冰發冰者燮調之一事也春秋之書無冰不獨志常燠之異而亦以見備暑之無其備也或謂開冰而書無冰豈有建寅之月遽開冰乎春秋所書螽螽李梅實隕霜之類皆據目前之災異而志之豈必待開冰而後書無乎或者又援大無麥禾之例謂歳

終會計而後書大無麥禾猶開冰而後書無冰也不知大無麥禾與書大有年為一類謂歲終會計而後知也開冰之事亦可與會於歲終者比乎　家氏鉉翁曰春秋書無冰者凡三皆在春月以冰政不舉而書也　俞氏臯曰此亦見是周月紀事若夏正月則東風解凍宜無冰也必周正月夏之十一月也當冰而不冰冬溫也然冰亦國所有用之物無則國用不給是以書之　汪氏克寛曰此年正月書無冰成元年二月書無冰襄二十八年書春無冰則知因陽盛氣燠而隨時以紀之苟以發冰而知無冰則當常以二月而不在正月矣若曰或藏冰無冰而書無或發冰無冰而書無抑何紀事之錯亂乎　劉氏實曰凡不宜無曰無　陳氏宗之曰天官占云燠而無冰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又劉向曰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無寒歲秦滅無燠年

夏五

公羊夏五者何無聞焉爾

穀梁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

胡傳夏五傳疑也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慎也故其自言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其語人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而世或以私意改易古書者有矣盍亦視此為鑒可也然則春秋何以謂之作曰其義則斷自聖心或筆或削明聖人之大用其事則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集說杜氏預曰不書月闕文　啖氏助曰夏五之下必知脫月字　孫氏復曰孔子作春秋專其筆

削損之益之以成大中之法豈其日月舊史之有闕者不隨而刊正之哉此云夏五無月者後人傳之脫漏爾　劉氏敞曰何以不益疑也春秋信以傳信疑以傳疑　家氏鉉翁曰此修經以後之闕文若舊史有闕聖人必修之矣　邵氏賢簡曰夏五何傳疑也是簡闕何可疑者因其無疑而傳之示萬世傳疑之法也況真有疑者乎

案夏五或以為闕月字或以五為羡文或以為聖人因史闕文或以為後人傳寫脫漏皆傳疑之意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語穀作禦

左傳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曹之會

穀梁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我舉其貴者也來盟前定也

胡傳來盟稱使則前定之盟也其不稱使如楚屈完齊高子則權在二子盟不盟特未定也諸侯之兄弟例以字通而書名者罪其有寵愛之私非友于之義也

集説孫氏復曰來盟者求盟於我也　蘇氏轍曰凡外大夫來盟於魯內大夫涖盟於他國皆盟其君也大夫而盟其君禮乎禮諸侯不親盟於他國大夫即盟於他國非敵君也雖盟其君可也　孫氏覺曰春秋諸侯使其弟來者皆罪其不當使也弟而可使則命而使之可也不命而使之徒曰弟焉罪之也來盟者盟於魯也春秋主我使自外而至盟者書曰來盟不言其地盟於我之國都也　程子曰使來盟盟前定矣與高子不同　高氏閌曰來盟於我彼欲之之辭也涖盟於彼我欲之之辭也鄭魯同惡而屢盟可惡之甚也　趙氏鵬飛曰突之立於鄭內恃祭仲而已國人不欲也外恃魯而已鄰國不與也春秋

書來盟者凡六皆屈已而求盟於我也鄭非無大夫而必使其弟則知諸大夫有所不心乎突也　趙氏與權曰請會矣又請盟焉突蓋德軌之排宋而黨已也　李氏廉曰來盟例五鄭語衞良夫稱使者前定之盟也謂已有約言未足效信而釋疑復遣使固結之也楚屈完齊高子不稱使者權在二子謂齊楚二君遣使之時未常有命令盟也宋華孫不稱使者華孫權臣專行不受君命也屈完非來魯亦書來者内桓師也又曰語後為子人氏鄭昭公之禍以羣弟之多寵也令厲公奪嫡又復私愛子人使交政諸侯何不鑑覆轍乎觀甯毋之役鄭子華言於齊桓曰洩氏孔氏子人氏實違君命君若去之以為成則子人氏之專權於鄭可知矣　汪氏克寛曰大夫因聘而盟則先書聘而後書及盟非聘而特來結盟則但書來盟然皆所以著大夫之敵君也

案穀梁謂前定之盟不日非也春秋不以日月為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盟不書日者多矣前定不日豈書日者皆非前定乎來盟有書使者有不書使者鄭語衛良夫奉使而來意主於盟以為前定可也齊高子楚屈完宋華孫皆臨事制宜安得以為前定乎故凡以不日為前定者皆不錄而來盟不書使者俱删前定之說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公羊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

胡傳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廩粢盛之所藏其新必矣何以不書營宮室以宗廟為先重本也御廩災而新則不書常事也以為常事而不書垂教之意深矣知其說者然後知有國之急務為政之後先雖

勤於工築而民不怨勞與妄興
土木困民力以自奉者異矣

集說 杜氏預曰御廩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天火曰災 孔氏穎達曰傳稱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明嘗之所用是御廩之所藏也禮記祭義云天子為藉千畝諸侯百畝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敬之至也月令季秋乃命冢宰藏帝藉之收於神倉鄭康成云重粢盛之委也帝藉所耕千畝也藏祭祀之穀故為神倉以此諸文知御廩藏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廩即倉之別名周禮廩人為倉人之長其職曰大祭祀則共其接盛鄭康成云接讀為扱扱以授舂人大祭祀之穀藉田之取藏於神倉者不以給小用是公所親耕之粟擬共祭祀藏於倉廩故謂之御廩 劉氏敞曰御廩者何粢盛委積之所藏也災者火也其謂之災何也猶曰天戒之鬼神害之云爾 高氏閌曰御廩災此將不得奉其宗廟

之祥也君躬耕夫人獻種稑以供粢盛而災焉咎在君夫人矣宗廟鬼神之怒兆見於此 吴氏澂曰君之在車與御者最相親近故君所親近之人謂之御君所親用之物亦謂之御御廪者以貯人君躬耕籍田之米專供宗廟之粢盛而不敢他用者 李氏廉曰經書内災六御廪西宫新宫雉門兩觀桓僖宫亳社也外災六齊一成周一宋二陳一宋衛陳鄭同日一也 汪氏克寛曰御廪西宫新宫亳社譏不能戒謹而致災也雉門兩觀桓宫僖宫譏其非禮而宜災也

乙亥嘗

公羊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曰猶嘗乎御廪災不如勿嘗而已矣

穀梁御廪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為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

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為未易災之餘而嘗也

胡傳嘗祭時事之常則何以書志不時與不敬也春秋紀事用周月而以八月嘗則不時也御廩災於壬申而嘗以乙亥是不改卜而供未易災之餘則不敬也禮以時為大施於事則不時禮以敬為本發於心則不敬故書

集說杜氏預曰先其時亦過也　孔氏穎達曰八月建未未是始殺　趙氏匡曰穀梁云御廩之災不志案此乃大故何得不志左氏曰書不害也案八月嘗非時也又以災之餘而祭譏不敬也非為不害

而書　葉氏夢得曰不書月蒙上文　張氏洽曰四時之祭常事耳今書者以壬申有御廩災之變遇災而懼未可以遽有事於祖考況祭祀用夏時此八月乃夏之六月未當時祭何為汲汲然以四日之間遽舉嘗祭乎其無誠敬之心而所以供粢盛者苟簡滅裂槩可見矣春秋特書以責其奉宗廟之不誠且不敬也　趙氏鵬飛曰災與嘗自二事爾災以著天變嘗以著不時　趙氏與權曰御廩之災在致齋三日之前春秋書之蓋以嘗之不謹而災於齋之日也李氏廉曰三傳惟穀梁得之而夫人兼甸之説亦非公羊以為不如勿嘗而注者以為宜廢祭自責謬矣左注尤失實苟不害何必書乎故胡氏不時不改卜之説主趙子　汪氏克寛曰郊禘諸侯之所不當祭故孔子云魯之郊禘非禮也嘗社諸侯之常祭故春秋一書嘗譏以災餘之米供粢盛四書社皆以日食大水鼓用牲之非禮而志之不書祭社以為常事也

漢儒因中庸以郊社禘嘗並言又見春秋書郊社禘嘗故傅會以為皆僭禮然春秋書烝書嘗豈以嘗獨為重祭而烝非重祭乎嘗而謂之大春秋何以不書大乎

案公羊不如勿嘗乃甚言其嘗之不敬豈真以嘗為可廢乎趙氏匡劉氏敞蘇氏轍並駁之恐非公羊立言之旨也穀梁所謂未易災之餘者以御廪所藏為奉祭時既春之米故曰甸粟而納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廪劉氏權衡駁之云壬申之日災乙亥之日嘗嘗之粟出廪久矣乃其未災者何謂災之餘乎此則以御廪所藏為未春之粟也考周禮廪人之職曰大祭祀則共其接盛鄭康成云扱以授春人是御廪所藏固未春也權衡之說似較穀梁為勝然遇災後不改卜而遽嘗則無誠敬之心故不時不敬二義先儒多兼用之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公蔡人在衛人下

左傳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

牛首杜注鄭邑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西南十一里有牛首城

公羊以者何行其意也

穀梁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

胡傳師而曰以者能左右之以行己意也宋怨鄭突之背己故以四國伐鄭魯怨齊人之侵己故以

楚師伐齊蔡怨囊瓦之拘己故以吳子伐楚蔡弱於吳魯弱於楚宋與蔡衛陳敵而弱於齊乃用其師以行己意故特書曰以列國之兵有制皆統乎天子而敢私用之與私為之用以伐人國大亂之道也故穀梁子曰以者不以者也

集說杜氏預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大宫鄭祖廟盧門宋城門告伐而不告入取故不書　范氏甯曰不以者謂本非所得制今得以之也刺四國使宋專用其師輕民命也　孫氏復曰案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宋人怨突之背己也故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代鄭以者乞師而用之也謂四國本不出師宋以力弱不足以乞四國之師而伐鄭爾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栢舉皆此義也然四國從宋伐鄭助其不道其惡亦可見矣　劉氏敞曰以者何行其意也貴

則行乎賤大則行乎小衆則行乎寡此皆微者也其言以何宋公也宋公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君之伐國者不斬祀不殺厲不埋井正之而已矣宋公伐鄭殘其郊牧焚其城郭隳其大宮取其椽以歸為盧門之椽是暴而已矣又曰書宋人以齊人則足以知宋人者宋公也書晉人及姜戎則足以知晉人者晉侯也文不虛出必有其指緣於文以求其指則得之矣宋公殘人之國而毀其宗廟晉侯背父之殯而覆人之師其罪一也　王氏沿曰入而書伐鄭亦有罪致其伐耳　葉氏夢得曰伐何以言以已不能敵而假人以為用也德不足服於人而以人義不可服於人而為人所以是謂以私濟私皆失政也四國何以皆稱人微者也時齊侯卒矣而未葬齊非君則三國亦非君也宋公何以稱人貶也殘人之宗廟以大宮之椽為盧門之椽君子以為與吳入郢者何擇故吳子與國宋公稱人其罪一也　高氏閌曰折之盟陳蔡

在馬紀之戰齊衛在馬皆與宋同惡者也宋公不道執人之卿易人之君深怨突之背己而自量其力不足以加之於是復以齊蔡衛陳之兵伐鄭宋公之罪斯為尤重 胡氏寧曰齊桓晉文戰勝天下威服諸侯固能左右諸國之師非以弱假強故不言以 陳氏傅良曰伐未有言以者則其言以何用諸侯之師於是始也東還之後諸侯雖會伐非一國之志也非一國之志也則會者序爵而已矣雖主兵也而小國序大國之上亦非一國之志也以一國而用諸侯之師於是始 呂氏大圭曰齊方有喪而會伐惡之甚者矣 趙氏鵬飛曰宋於鄭初以為親終以為讎為利也齊蔡衛陳輕民之命而為他人役是以聖人惡之一舉而書人君臣同一貶焉其法蓋嚴矣 家氏鉉翁曰書以有貶者有襃者此貶也春秋坐宋以兵首責宋亦責四國也四國以其民為宋人役賊其民者也定四年蔡昭侯以吳師伐楚為其復世讎推強

楚故許之以之一字不可以例觀　陳氏深曰宋用四國之師而左右死生唯宋人之為聽比於平日諸侯各率其師以伐人者又不同故書以別之　程氏端學曰宋莊之罪著矣然鄭突忘立已之恩結魯以伐宋以致交怨報復殺戮無辜突眞薄德哉　汪氏克寛曰或謂言以者用彼師伐戰而已不交鋒蓋泥於左傳記柏舉事皆吳楚自戰故云爾蓋蔡師微弱故不詳録也夫茍不自交鋒則非能左右之謂矣況傳稱宋以大宮椽歸為盧門椽經書魯取穀則非不交鋒之驗也　季氏本曰蔡陳與宋盟折者也衛與齊盟惡曹者也今合為一黨宋莊公當鄭莊公存日畏不敢為及鄭莊卒遂與鄭難至是齊僖又卒遂侈然雄長而能以四國之兵矣伐鄭所以報厲公連年之怨也

甲申桓王二十三年

十有五年齊襄諸兒元年晉緡八年衛惠三年蔡桓十八年鄭厲四年曹莊五

年陳莊三年杞靖七年宋莊十三年秦武公元年楚武四十四年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左傳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公羊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

穀梁古者諸侯時獻於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

胡傳遣使需索之謂求王畿千里租稅所入足以充費不至於有求四方諸侯各有職貢不至於來求以喪事而求貨財已為不可況車服乎經於求賻求車求金皆書曰求垂後戒也

集說何氏休曰王者千里畿內租稅足以供費四方各以其職來貢足以尊榮當以至廉無為率先

天下不當求求則諸侯貪大夫鄙士庶盜竊　孫氏
復曰天王使家父來求車者諸侯貢賦不入周室材
用不足也　劉氏絢曰世之治也天子命貢賦於天
下而無敢不從無有求也諸侯奉貢賦於天子而無
敢不共不至於來求也世亂反此書此以見王室之
微而著諸侯之辠也　葉氏夢得曰古者車有器貢
用有貨貢諸侯不貢而伐之正也不能伐之又從而
求焉器不足而求車用不足而求金非所以王天下
也　張氏洽曰古者諸侯有功則車服以庸蓋王之
五路自同姓以下其用之皆有等差非諸侯所得而
私為況可以天子之尊而下求於列國乎上越禮以
求之下違法而供之則示貪風於天下其失自上非
小故也故特書示譏家父為大夫無所正救奉使侯
國自取辱命之罪具見矣　家氏鉉翁曰以天王之
尊而徵需猥及於不稟命之侯始而求賻繼而求車
繼而求金以求書者見成周號令不行於當時而遂

詞以有求深責諸侯之無王也　吳氏澂曰車重器也天子可以之錫下諸侯不可以之貢上也使當貢之物諸侯不供而天子乏用猶不當遣使以私求況諸侯不當貢之物而可求乎哉　趙氏恒曰左氏言諸侯不貢車服而周官却有服貢先儒謂周禮後出雖左氏亦未之知也然此不須問其當貢與否雖當貢者不至亦不當來求如賻豈非諸侯所宜歸然不歸豈可求也胡氏謂以喪事求貨財已為不可況車服乎當時諸侯雖不臣恐職貢亦未必不至不然則包茅不入齊桓安得假之以伐楚乎大抵此求車是為桓王喪具乃在服貢之外　張氏溥曰武氏子來求賻不稱使當喪未君非王命也家父稱使則王命矣天子五路不出列國諸侯九貢不供王車求之何為至文公九年頃王使毛伯求金世彌降則求彌下悲哉

三月乙未天王崩

集說何氏休曰桓王也　趙氏匡曰此後莊王僖王不書崩見王室不告魯之不赴著諸侯之不臣也　俞氏皋曰周桓王崩太子佗立是為莊王趙氏曰周嗣王即位皆不書不能令於天下也諸侯之不臣而莫之臣也哀王道積微而莫之興也　趙氏汸曰七年而後克葬則諸侯不王之罪大矣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集說王氏葆曰桓負大惡王非惟不討而八年之間三遣使來聘恩禮厚矣今王崩來赴魯無奔喪會葬之事齊僖之存干戈歲尋卒則會葬如禮比事以觀不貶而惡自見　高氏閌曰魯不供天王之喪而會齊僖之葬其顛倒甚矣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左傳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

公羊　突何以名奪正也

穀梁　譏奪正也

胡傳　案左氏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仲仲殺雍糾公出奔蔡是祭仲逐之也沒而不書其義何也陸淳曰逐君之臣其罪易知也君而見逐其惡甚矣聖人之教在乎端本清源

故凡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其說是也

集說 杜氏預曰突既簒立權不足以自固又不能倚任祭仲反與小臣造盜賊之計故以自奔為文罪之也 孔氏穎達曰凡諸侯出奔皆被逐而出非自出也舊史書臣以逐君仲尼修春秋責其不能自固皆以自奔為文衛獻公出奔不名鄭伯突及北燕伯款蔡侯朱等皆書名者從彼告詞故釋例曰衛赴不以名而燕赴以名隨赴而書之 孫氏復曰突厲公也簒忽立國人不與故出奔蔡凡諸侯不能嗣守先業以墮厥緒荒怠淫虐結怨於民上下乖離播越失地自取奔亡之禍者皆生而名之此年鄭伯突出奔蔡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二十三年莒子庚輿來奔哀十年邾子益來奔之類是也 劉氏敞曰突何以名奔而名者見有君也忽未入則其曰有君何忽雖未入國固其國也 蘇氏轍曰諸侯不生名

突之名失地也突將殺祭仲不克而出諸侯之出奔必有出之者矣言其出不言其出之者何也君實有國而出於臣臣雖有罪而君至於失國自取之也

程子曰避祭仲而出非國人出之也　陳氏傅良曰春秋之法苟其道足以失國雖有權臣亦以自致之文書之是故鄭祭仲殺雍糾而突出衛孫林父殺子蟜子伯子皮而衎出燕大夫殺外嬖而款出書奔而已矣　張氏洽曰凡為國君而失位出奔者春秋皆以自出書之其書爵不名者罪輕惡淺雖曰失道而其位為未絕若突以庶孽奪嫡固不可以有國又為反覆盜賊之計以自取亡蓋王法之所當誅故特書其名以絕之也　陳氏深曰突既欲殺祭仲而不克故畏而出奔稱鄭伯著其已簒立而鄭之臣子嘗君之也　汪氏克寬曰春秋書君出奔者十有二鄭突衛朔燕款蔡朱莒庚輿邾益皆書名啖氏所謂君奔例書名言其失地非復諸侯也鄭忽曹羈莒展輿不

稱爵者忽羈未成君展輿雖踰年而以弑立不可稱爵也衛鄭不名則以叔武攝而位未絕也衛衎位已絕而不名者著衎之立以正非突朔之比而剽之簒實逆非如忽黜乎可以兩君言之也鄒朱儒不名小國記錄簡略耳

案逐突者祭仲也不書仲逐其君而書鄭突出奔者春秋誅討亂賊嚴君臣之大分不使賊臣得以逞志於其君故以自奔為文也胡傳本陸氏淳謂所以警乎人君豈逐君者其罪尚可貸乎於義頗有未安然相沿已久今仍存之鄭突書名或以為絕之或以為從赴二說俱通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左傳　六月乙亥昭公入

公羊其稱世子何復正也

穀梁反正也

胡傳忽嘗嗣位君其國歸而獨稱世子則正其君位明矣其稱復歸者謂既絶而復歸也然諸侯失國出奔歸而稱復則可大夫失位出奔歸而稱復則不可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或曰復猒詞也

集說杜氏預曰忽實居君位故今還以復其位之例為文也　陸氏淳曰復歸之正者莫過於鄭忽

孫氏復曰鄉曰鄭忽出奔衛今曰鄭世子忽復歸于鄭者明忽世嫡當嗣也　劉氏敞曰公羊以謂復歸者出惡歸無惡歸者出入無惡非也如忽之奔蓋有不得已亦何惡乎若以為惡猶有可諉未知突之篡國亦何故出入無惡乎　蘇氏轍曰忽嘗為君矣其出也稱鄭忽其復歸也稱鄭世子忽何也於其出

言其不能君也於其復歸言其所恃以反國者惟世子也舍是無足以歸者矣突既出則忽之歸無難矣

孫氏覺曰春秋之法易者曰歸難者曰入復其位曰復歸復其惡曰復入鄭突因祭仲之援逐世子忽出奔而復歸焉盖易也故書曰突歸于鄭忽嘗有鄭伯之位突見逐而出奔忽歸無難而位又復也故書曰鄭世子忽復歸于鄭齊小白外有糾之爭立內無大臣之為援遽以兵歸而奪國焉歸之難也故書曰齊小白入于齊宋魚石既奔於楚藉楚而入于彭城明年宋嘗會數國之師而圍之出奔嘗有惡矣入又據其邑以叛復其惡而不悛也故曰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春秋以一字定其難易之迹故有書歸復歸書入復入四者之異然其事之善惡迹之順逆則皆隨其所書而可見矣 程子曰稱世子本當立者不能保其位故不稱爵 陳氏傅良曰忽嘗不稱世子此其加世子何從其恒稱也以其失國也不稱子以其

歸國也稱世子春秋無加損焉正其名實而已矣趙氏與權曰突忽之出入惟祭仲之為聽權臣擅國命而廢置其君舉國之人莫之違祭仲之事不可以訓也　李氏廉曰諸侯失國復歸者四鄭忽衛侯鄭曹伯襄衛侯衎是也　汪氏克寛曰前先書突歸而繼書忽奔者以忽之出由突之入也此先書突奔而繼書忽歸者明忽之歸由突之出也忽與突之強弱見矣突之歸不繫國而忽稱世子嫡庶之名分辨矣

許叔入于許

穀梁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

胡傳許太岳之裔先王建國迫於齊鄭不得奉其社稷未聞可滅之罪也則當仲大義以直詞上告諸天王下赴諸方伯求復其國冀除宗廟孰能與之爭今乃因亂竊入則非復國之義故書入于許入云

者難詞也

集說杜氏預曰許叔莊公弟也隱十一年鄭使許大夫奉許叔居許東偏鄭莊公既卒乃入居位許人嘉之以字告也　范氏甯曰許國之貴莫過許叔叔之宜立又無與二而進無王命退非父授故不書歸　孔氏穎達曰入者自外之詞本其所自之處言其自許東偏而入于許國非從外國入也鄭莊公以十一年卒許叔今始入者蓋鄭突不使其復忽既得位親仁善鄰存許以德許人冀其為己之援故此年始得入也小白陽生入皆稱名此叔稱字故云許人嘉之以字告也　陸氏淳曰啖氏云言入志非其正也字之善興復也此言取國者皆有傾奪唯許叔有克復之功無傷義之責故可善也　劉氏敞曰許叔者何許公子也何以字賢也何賢爾宜為君也宜為君則其稱入何難也何難焉爾鄭幾滅之迫其亂而

後能入也　孫氏覺曰許嘗為鄭所有於此之時鄭有爭國之亂許叔得乘其勢入許而復其國聖人美之特書其字曰許叔不書其爵者未嘗有爵也不曰歸者有鄭之難不可以安而歸也紀季以酅入齊則書季許叔入許則書叔皆賢之也紀季能全其祀許叔能復其國皆諸侯之弟而其兄奔亡存祀復國之善同故其賢一也陸淳論之曰入繼之美者莫過於季興復之善者莫過於許此說是也　蘇氏轍曰叔之不稱公子將為君也不名而字無與爭國者也凡將君而非爭者皆字許叔蔡季是也　葉氏夢得曰叔字也許叔何以得字賢之也鄭莊公入許許叔復之君子以是為賢也何以不言許男得國而未君也蔡侯盧陳侯吳得稱爵王命復之則君也許叔未受命可以復許未可以君許必君命而後得爵也何以言入難也國已分矣乘人之亂而幸得焉其復之道為難也　陳氏傅良曰凡入皆譏也則其曰許叔何

以是為宜入也入未有書字者雖公子也弗謂公子此其曰許叔所以別有罪也叔不書字則疑於齊小白陽生莒去疾　張氏洽曰諸侯進以正乃可以正邦國因亂竊入已之不正無以正乎人故書入以見義有所不受　家氏鉉翁曰許叔之入入之善者也衛朔之入鄭突之入入之惡者也　鄭氏玉曰入有二義一曰逆辭一曰難辭以經文觀之既係之國復著其字則入非有所貶乃所以見其難耳　李氏康曰諸侯入國例七許叔宜復國而不得其道故書字書入齊小白陽生莒去疾可以有國而無君父之命故雖以國氏不書公子而書入鄭突衛朔亂倫失正已失國而又復春秋以其逆也故書爵書名書入獨衛獻入夷儀春秋俟其改過也故書爵書入而不名胡氏於許叔小白去疾皆曰難詞則陽生衛獻亦可入此例於衛朔曰逆詞則鄭突亦可入此例公羊注以為許叔本小國春秋前失爵在字例凡入者出入

皆惡明當誅是葢不知入許之本末而妄為此說

案許叔有興復之美故書字乘人之亂無王命而復國故書入或以為不必俟王命而疑胡傳為迂非春秋尊王之義也

公會齊侯于艾 艾公作鄗穀作蒿

集說 孫氏覺曰艾之盟左氏以為謀定許也案若二國實謀定許當見其定許之迹經無其事此亦未可知也 高氏閌曰魯嘗與齊絕矣自僖公卒襄公新立至是復通好焉 鄭氏玉曰隱十一年入許之役齊魯鄭也今許叔乘鄭之亂以復其國齊魯不興師以問之則已矣安得反為之會以立其位乎高氏謂魯嘗與齊絕至是復通好彭生之禍兆於此矣故春秋志之以齊侯為主理或然也

案會艾之後魯再伐鄭而齊不與焉安見其為謀定許耶孫氏覺鄭氏玉所以駁左氏也高氏閌以為魯與齊復通好揆諸當日情事似為近之故定許之說皆不錄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牟杜注牟國泰山牟縣今山東濟南府東二十里有牟城　葛杜注梁國寧陵縣東北今河南歸德府寧陵縣有葛城在汴河之南僖十七年傳齊桓公夫人葛嬴則葛國嬴姓

集說　董氏仲舒曰為天王崩而相朝故貶　孔氏穎達曰三國俱稱人合行禮知其尊卑同也　孫氏復曰皆微國之君　劉氏敞曰滕薛之旅見也與邾牟葛無異滕薛之貶輕而邾牟葛之貶重何也曰古之諸侯朝者固曰間於天子之事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焉耳滕薛是也今天王崩魯與三國未嘗

奔問弔贈修臣子之職而方沛然以朝禮自處其義上僭是所以責之重也　杜氏諤曰三國班見所以人之也杜元凱以為附庸世子安有三國同時遣世子耶　陳氏傅良曰旅見非邦交之舊自參以上甚矣凡朝不勝譏莫甚於自參以上故貶人之　黄氏震曰旅朝諸侯事天子之禮魯不當受旅朝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杜注鄭別都也河南陽翟縣今開封府禹州是也

左傳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

公羊櫟者何鄭之邑也曷為不言入於鄭末言爾曷為末言爾祭仲亡矣然則曷為不言忽之出奔言忽為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祭仲亡則亡矣

胡傳經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獨書入于櫟何也夫制邑之死虢君共城之叛大叔皆莊公所親戒

也今又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何謀國之誤也衛有蒲戚而出獻公楚有陳蔡不羮而叛棄疾末大必折有國之害也故夫子行乎季孫曰古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遂墮三都以張公室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者若曰既入于櫟則其國已復矣於以明居重馭輕強幹弱枝以身使臂之義為天下與來世之鑒也為國者可不謹於禮乎

集說孫氏復曰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故鄭伯突入于櫟以逼之　程子曰突非正也忽既恣行故國人君之諸侯助之書爵所以戒居正者已不能保則人取之矣書入以見義不容也　葉氏夢得曰突何以名疾之也因櫟人殺其大夫檀伯而竊居之以是而求復國雖曰盜可也　張氏洽曰春秋止書突入櫟而忽疊儀之事皆不書者所以見大都耦國既入於此則鄭國之命已制於突與入其國都蓋無以異

詩書入于櫟而略其入國亦所以謹亂之所由生也又以見忽亹儀之為君者末矣而不足紀此春秋所以為簡嚴之書也　趙氏鵬飛曰諸侯奔而復入不至於國者唯此鄭突入櫟與襄二十五年衛侯入夷儀而已然鄭伯突名而衛侯不名衛侯衎書復歸于衛而鄭伯突不書歸於鄭此正不正之辨也衛侯之出國固其國也林父逐之而立剽不正也故衎入于夷儀待剽之死而已非簒也故聖人不名以别之突之出位固非其位宋立之也突入於櫟逼忽而出之簒也故聖人名之以見其惡　李氏廉曰春秋謹強都之害書突入櫟而不書其入鄭書晉滅下陽而不書其滅虢責鄭之失虎牢于魯之隳費郈皆此意也

陳氏傑泰曰下陽法不宜書滅而曰滅于櫟法不宜書入而曰入下陽滅而虞已無事矣于櫟入而鄭已無事矣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宋公上公有齊侯袲昌氏反公作侈 袲杜注宋地沛國相縣西南有袲亭今在江南鳳陽府宿州

左傳會于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胡傳左氏曰將納厲公也穀梁曰地而後伐疑辭非其疑也昭公與突之是非邪正亦明矣然昭公雖正其才不足以君一國之人復歸于鄭日以微弱厲公雖篡其智足以結四國之援既入于櫟日以盛强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强弱始疑於輔正終變而與邪穀梁所謂非其疑者非其疑於為義而果於為不義相與連兵動衆納篡國之公子也故詳書其會地而後言伐以譏之也

集說杜氏預曰先行會禮而後伐也 劉氏敞曰何休以為征突非也蓋休不知之又曰穀梁曰地

而後伐疑詞也非其疑也非也此先會後伐耳亦何疑詞哉　蘇氏轍曰地而後伐既會而後伐也穀梁曰疑詞也非其疑也蓋以為伐突以正忽也夫突在櫟不在鄭伐鄭非伐突也乃所以救突也穀梁之妄若是者衆矣　陳氏傅良曰納厲公也會伐會盟會救會侵皆前定之詞也未前定則書會於某而後伐會於某而後盟會於某而後救會於某而後侵前定同欲也未前定繼事也　呂氏大圭曰或疑宋既責賂於突而伐鄭不當又納突遂謂伐突救忽然魯桓方與突伐宋亦不當會宋伐突忽奔於衛而衰之會則衛與焉突奔蔡而曹之會蔡與焉謂衛不應伐忽以納突則蔡亦不應伐突以救忽春秋諸侯之離合不常可勝辨哉但據經伐鄭二字則突在櫟忽在鄭為伐忽明矣　趙氏與權曰宋馮前年方以四國之師伐突未幾突出忽歸又以三國之師納突馮之無恒心可知矣

業公會諸侯而伐鄭左氏以為納厲公是也注公羊者謂善諸侯征突不知忽方在鄭突尚居櫟安得以伐鄭為征突乎穀梁曰疑辭也夫會而後伐則謀已定矣尚何疑乎胡傳雖引用穀梁而亦主納突之說與左傳同

乙酉莊王元年　**十有六年**　齊襄二年晉緡九年衛惠四年蔡桓十九年鄭厲五年昭公忽元年曹莊六年陳莊四年杞靖八年宋莊十四年秦武二年楚武四十五年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左傳　會于曹謀伐鄭也

集說　杜氏預曰前年冬謀納厲公不克故復更謀孫氏覺曰曹之會二傳無說惟左氏以為謀伐

鄭案左氏事迹凡此二年之間會盟侵伐皆為納厲公突盖突猶居櫟忽未出奔故諸侯謀伐忽而納之爾　張氏洽曰於此又邀蔡與同事黨益張矣　湛氏若水曰左氏曰謀伐鄭也愚謂非禮之會且為不正況屢謀以伐人乎其肆人欲滅天理罪孰大焉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左傳夏伐鄭

胡傳春正月會于曹蔡先於衛夏四月伐鄭衛先於蔡王制諸侯之爵次其後先固有序矣在周官大司馬設儀辨位以等邦國猶天建地設不可亂也及春秋時禮制既亡霸者以意之向背為升降諸國以勢之強弱相上下蔡嘗先衛今序陳下者先儒以為後至也以至之先後易其序是以利率人而不要

諸禮也豈所以定民志乎春秋防微杜漸尤嚴於名分考其所書意自見矣

集說　杜氏預曰蔡嘗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　孔氏穎達曰諸侯之序以大小為次自隱至莊十四年四十三歲征伐盟會凡十六國時無霸主無有成序其間蔡與衛凡七會六在衛上惟此處在陳下故以為蓋後至也　劉氏敞曰傳曰伐鄭以納突也代鄭以納突則何以不曰納鄭伯於鄭不與納也何為不與納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納突非正也又曰案傳例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此稱公會則不與謀者也而正月會于曹傳云謀伐鄭乃是與謀與謀而稱會何耶杜云魯諱納不正非也如魯人自知其罪而諱避不言此固春秋所當正也何故縁其不肖之意與之比周揜匿耶且魯人惟不知義故代鄭豈復稍避與謀之名哉　程子曰突善結諸侯故皆為之致力屢代鄭也　葉氏夢得曰此納突也鄭忽自

是不復見矣忽之弒與子亹子儀之弒終於突復立皆不見於經　王氏樵曰突之未出也宋欲有所責故嘗伐之突之既出也宋懼無所得又欲納之始鄭不和魯嘗以鄭伐宋及突既出魯又與宋伐鄭及還皆私也　張氏洽曰自鄭突入國之後即比魯而讎宋十二年之戰十四年之伐其怨深矣及其出奔乃能使魯與宋自冬及夏悉力伐鄭所謂善結也衛侯朔與母搆兄亦姦惡之雄今復因同惡之合陵蔡侯而居其上春秋比事直書以見當時王政不行霸者未作小人恃其強衆凌暴寡弱如此及桓文之興而後少抑焉春秋欲不與齊晉可得乎　呂氏大圭曰會于曹蔡先衛伐鄭衛先蔡蓋當時諸侯皆以一切強弱目前利害為先後不復用周班春秋因事紀實以見當時之亂無復禮也　家氏鉉翁曰自去冬及今夏三書公會再書伐鄭不間以他事誅宋魯之輔篡而干正也　汪氏克寛曰蔡衛皆姬姓侯爵而或

先或後者率以私意為進退也故此年會曹先衛伐鄭先蔡而盟踐土會宋會召陵侵楚蔡又先衛會虢衛又先蔡紛更不一會鄄盟幽侵蔡會首止圍新城會鹹盟牡丘會淮盟新城會棐林盟蜀襄五年會戚會鄬則陳先於衛從王伐鄭宋以四國伐鄭會于袲此年伐鄭會宋會虢會召陵則衛先於陳此年伐鄭伐衛納朔次郎會北杏盟齊會孟圍宋盟翟泉會虢則以陳先蔡從王伐鄭宋以四國伐鄭會溫襄二十四年伐鄭會宋會申再伐吳會召陵敗雞父則又以蔡先陳是皆先後之無常無非霸者以意之向背為升降也又其甚者許以男而先曹伯淮之會則又先邢侯莒邾以子而先薛伯杞伯矣齊桓以侯而先宋公則曰主盟也晉亦以侯而先宋公則亦曰主盟也然自晉霸後齊亦以侯而先宋公矣齊世子光盟雞澤至會柤皆序小邾子之下世子未誓以皮帛繼子男似也然伐鄭戍虎牢之役則序滕子薛伯杞伯之

上亳城北蕭魚之役則序莒邾之上據傳於戍虎牢之役謂齊太子光先至於師故長於滕亳北之役謂齊太子光宋向戍先至於鄭門於東門則亦以至之先後易其序耳春秋之時王政不綱典禮廢壞滕薛朝魯而爭長魯以周班後鄭而有郎之戰馴至季世宋虢之會楚爭晉先春秋之終吳且爭長於黄池而主會矣然春秋於諸侯爵次之紊亂從主會者之所為而不革者所以彰其失也宋虢先晉黄池以兩霸言之所以抑其強也宋虢黄池待貶絶以見罪惡其餘從主會者之所為不待貶絶以見罪惡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此致伐之始

左傳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

集說　孫氏覺曰案書至義與二年公至自唐同說皆告廟則書也彼書地此書伐鄭蓋非魯地者皆

志以事也　程子曰不惟告廟又以見勤勞於鄭突也　家氏鉉翁曰自去年十一月會而伐今年正月又會四月又伐歷三年之久乃歸暴師一年為是逆理悖常之事桓之惡亦稔矣已簒弑未討前既會諸侯于稷以成宋之亂此復合三國以輔鄭突之簒謂天下無王而敢為此也物極必復天討將加濼之禍且將作矣　吳氏澂曰公至常事書者皆譏也　李氏廉曰經書公至自伐十二而至自伐鄭者五除此役外餘皆伯事也

冬城向　向失亮反

左傳　書時也

集說　杜氏預曰傳曰書時也而下有十一月舊說因謂傳誤此城向亦俱是十一月但本事異各隨

本而書之耳又推校此年閏在六月則月却而節前水星可在十一月而正也　孔氏穎達曰十一月水星昏猶未正故復推校歷數此年月却節前水星可在十一月而正又方者未至之辭故以定之方中為方欲向中而實未正中十一月可以興土功書時非傳誤也　啖氏助曰下有十一月則此乃十月也縱是同月亦令之九月農功未畢不可興役　張氏洽曰下有十一月即夏正九月不時也　趙氏鵬飛曰向介莒魯之境上本非莒邑故莒魯交爭互以為己有而其交爭自今日城向始故聖人謹志之　趙氏與權曰鄭之伐既疲民於鋒鏑向之城復役民於畚鍤終歲勤動民不得休息　汪氏克寬曰凡書城未有繫月者蓋城築之事非可月成也然周之十月十一月皆農收之時蓋戒事於冬而以春正月畢功則無妨農之病矣

案劉氏炫歷引周語之文謂火見土功必在建亥之月則建戌之中必無土功之理故啖氏助張氏洽皆以為不時其說是也杜氏預謂此年閏在六月則月卻節前孔氏穎達暢發其義以明非傳之誤似亦有理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左傳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之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華杜注衛地陽平縣西北有華亭今山東東昌府華縣北華亭故城是也

公羊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得罪於天子也其得罪於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衆越在岱陰齊屬負茲舍不即罪耳

穀梁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

集說杜氏預曰惠公也朔讒構取國故不言二公子逐罪之也　劉氏敞曰朔何以名奔而名者見有君也孰君公子黔牟也　陳氏傅良曰此衛人立公子黔牟而後奔則其但書奔何以為自失國也春秋之法苟其道足以失國雖有簒公子亦以自致之文書之是故衛人立黔牟而朔出蔡人立東國而朱出郲人立君而朱儒出書奔而已矣　家氏鉉翁曰朔譖殺其兄而居其處因以有國左公子洩右公子

職因衆怒逐之而立黔牟春秋不書所逐之人以朔殺兄篡國罪固當逐是以名以奔之蓋討之也而天王命子突救黔牟則知朔以有罪見黜於王而黔牟之立王實命之則黔牟不得謂之篡而朔非君矣

張氏洽曰朔立已五年二公子不能獨逐之必因其陵蔑天子周室欲討而後二子得以行其志所以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公羊氏之說其必有所傳矣朔殺兄奪國王命絶之故名　王氏元杰曰衛朔以庶孽兆釁陷兄於死罪莫大焉國君乃社稷人民之主而見逼逐失君道矣經書出奔其罪不待貶絶而義自見矣

案衛朔之奔左氏以為二公子所逐公穀以為得罪天子張氏洽兼而用之謂王室欲討而後二子得行其志於情事甚合當主其說

丙戌莊王二年 十有七年 齊襄三年晉緡十年衛惠五年黔牟元年蔡桓二十年鄭厲六年昭二年曹莊七年陳莊五年杞靖九年宋莊十五年秦武三年楚武四十六年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黃杜注齊地路史登州黃縣東南有古黃城本紀邑後入齊案登州府黃縣齊東埀也去魯殊遠疑非會盟處

左傳 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集說 高氏閌曰紀懼齊之見圖每為之備而齊人多詐故為此盟示之以不疑俾之弛怠而不我慮是以尋盟既退魯遂與齊戰于奚二年齊遂遷紀之三邑足以知盟之無益而攻伐隨之矣 張氏洽曰公十三年會紀侯敗齊以益其怨今乃盟之豈足以釋憾又欲納朔一動而二失也 黃氏震曰為紀平

齊也齊之圖紀於是十有二年矣魯為紀納后於王故紀雖從魯鄭敗齊而齊僖不敢報怨齊僖畏義也僖公卒而襄公立春與魯盟于黃夏與魯戰于奚齊且無魯豈為魯存紀故紀卒為齊所滅　汪氏克寛曰紀魯之姻國而衞朔在齊故齊欲納朔而魯欲平紀也然二年之後齊遽遷紀三邑六年之後魯卒會齊納朔則非特紀之削弱盟不足恃而齊魯之強弱亦具見矣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會公穀作及趡翠軌反趡杜注魯地當在今兗州府泗水鄒縣之間

左傳及邾儀父盟于趡尋蔑之盟也

集說　杜氏預曰二月無丙午丙午三月四日也日月必有誤　孫氏覺曰及內為志會外為志儀父

附庸之君非敢盟公公欲與之盟耳此當以公穀及字為定　高氏閌曰雖我地彼來而我及之也與蔑之盟同邾來為此盟豈非諸侯有謀邾者欲求魯之援耶　家氏鉉翁曰隱公立之始年即為蔑之盟桓公十有七年始為是盟盖篡國之君儀父惡而遠之八年為魯所伐十五年乃與牟葛俱朝至是始會而盟猶曰尋蔑之盟儀父之不苟有所附可見　吳氏澂曰隱公元年及邾盟蔑七年而隱公渝盟伐邾桓公八年又伐邾魯邾不通好十有餘年至桓十五年邾同牟葛朝魯既朝之後二國欲尋蔑盟而平其再伐之怨故邾來魯地受盟而公與之盟也　汪氏克寬曰下書伐邾則雖盟不待貶而惡自見矣隱桓皆盟邾而背盟皆以宋故以國君之重而其心無所適主尚足貴乎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公闕夏字奚穀作郎　此齊魯交兵之始　奚杜注

魯地今兖州府滕縣南奚公山下有奚邑水經注夏車正奚仲之國也山上有奚仲冢

左傳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穀梁内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為内諱也

集說杜氏預曰齊背盟而來公以信待故不書侵伐皆陳曰戰 高氏閌曰不書敗蓋魯敗也 趙氏鵬飛曰前日為黄之盟齊蓋不欲魯必有以强之故春盟而夏有是戰焉何以不書伐不與齊之背盟而來伐我也 家氏鉉翁曰今年春魯及齊紀會盟于黄曾幾何日遽戰於此齊無信也魯桓自齊僖存時為紀有求及襄之立繼申前請遂為黄之會盟襄不惟不從乃遽以兵加於魯襄之慢魯甚矣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左傳 蔡桓侯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左傳 蔡人召蔡季於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

穀梁 蔡季蔡之貴者也自陳陳有奉焉爾

胡傳 季字也歸順詞蔡季之去以道而去者也具歸以禮而歸者也公子不去國季何以去權也既歸何以不有國獻舞立矣若季者劉敞所謂智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攜邇而不迫者也是以見貴於春秋

集說何氏休曰稱字者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害季季辟之陳封人死歸反奔喪思慕三年卒無怨心故賢而字之　陸氏淳曰啖氏云蔡季者蔡侯之弟也歸而合義故字之言當時自外而入者或有謀殺或有奪正或本非當立或國人不順無如蔡季之美者故襃而字之所謂君子義而後取者也許叔非國人所逆故不得同此例

孫氏復曰蔡季言自陳歸于蔡者桓侯卒蔡季當立時多篡奪明季無惡故曰歸于蔡所以與許叔異也

劉氏敞曰蔡季何以稱字賢也何賢爾其去也以道其反也以禮公子不去國何賢乎季之去權也其言自陳何陳有力焉爾又曰左氏曰蔡人嘉之也案此蔡人嘉之則必蔡人逆之矣　葉氏夢得曰春秋大夫言自而歸者二宋華元自晉歸于宋衞孫林父自晉歸于衞是也公子言自而歸者二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是也然其先必

見奔故華元書出奔孫林父書出奔黃書出奔比書出奔惟蔡季見歸不見奔夫奔之為言惡也皆非以道去其國者魯公子友書季子來歸而不見奔魯公子之奔未有不書於策者也蓋以非其罪有不得已而出故君子特變其文曰季子來歸志魯人之喜也蔡季處於封人獻舞之間亦難乎其免矣公子無去國之道而出不言奔其還則蔡人召之進退必有類於魯友歟何休之言略與左氏合雖無所經見而有近乎春秋也　張氏洽曰復國於危疑之際考之書法惟蔡季為善以其潔身而去一無爭心念念宗國聞召即歸能遠禍於未然不悻悻以為高其去就合宜故春秋貴之　呂氏大圭曰突歸于鄭則名之亦歸于曹則名之以其爭國也蔡季歸于蔡則不名以其非爭國也言其終不為君也　家氏鉉翁曰諸儒多從公羊之說謂字而歸之襃之也獻舞失國之君蔡季讓國之賢春秋二人賢否具見書法而左氏乃

謂季獻舞為一人愚竊惑焉　李氏廉曰春秋凡弟之歸者惟蔡季與季子或稱字或稱子美之也非若陳黄楚比之書名者比矣書大夫之自其而歸者蔡季之自陳非若元咺孫林父公孟彄之假力於晉齊者比矣又曰凡弟之取貴於春秋者惟許叔之復蔡季之歸紀季之去叔肸之不仕與夫季子之來歸而已皆書字以貴之衞鱄雖有合於春秋而不得同於書字之例者主於書弟以罪衞侯而鱄亦無可美也　案蔡季非獻舞杜氏預誤合為一人耳左氏止曰召蔡季於陳蔡季自陳歸于蔡而已未嘗謂立以為君也先儒並主何氏之說而家氏鉉翁斷以書法尤為可信

癸巳葬蔡桓侯

胡傳　啖助曰蔡桓何以稱侯蓋蔡季之賢知請謚也或曰葬未有不稱公者其稱侯傳失之耳臣子

之於君極其尊而稱之禮也其說誤矣孔子疾子路使門人為臣子曰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曾子疾革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故終而必安於正人子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父是為孝人臣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君是為忠極其尊而稱之不正之大者而可以為禮哉或曰魯君生而稱公亦非禮乎曰生而稱公為虛位禮之文也沒而繫謚為定名禮之實也春秋諸侯雖伯子男葬皆稱公志其失禮之實為後世戒欲其以正終也其垂訓之義大矣

集說 啖氏助曰其稱侯蓋蔡季之賢請謚於王也此言凡諸侯請謚於王王之策書則云謚曰某侯諸國史因而紀之故西周諸侯記傳皆依本爵春秋之時則皆稱公夫子因而書之以明其不請於王也

陸氏淳曰啖氏云五等諸侯本國臣子皆稱之曰公葬既不請王命因而私謚為公從而書之以見非

禮案史記世本左氏傳蔡之諸君皆謚為侯經則皆稱公者以其私謚與僭同也惟蔡桓稱侯蓋告王請謚故特書之明得禮也又曰侯伯子男之國稱其君曰公臣子之辭也謚不得云公者謚王所賜也　劉氏敞曰葬者稱公此其稱爵何稱爵禮也稱公非禮也稱爵何以禮稱公何以非禮稱爵者誅之於天子者也稱公者非誅之於天子者也賤不誅貴幼不誅長生無爵者死無謚生有爵者死有謚孔子曰諸侯相誅非禮也又曰諸侯之國亦多矣莫能正死生之禮者桓侯之賢又未有聞於春秋吾以此效之桓侯非賢而蔡季請之可知矣人亦多愛其君者矣莫能愛其君以禮而蔡季行之此乃賢者之所以異於衆人也　胡氏銓曰生有黜陟沒有謚王者柄此以別臣下賢不肖而使人有勸懲也晉侯仇卒於平王之時謚曰文侯以謚加本爵足以知命於天子也是後周益衰諸侯沒者不復請謚於王五等一稱公乃臣

子之自謚　汪氏克寛曰近世仕於時者其親友僕隸皆以其未得官爵為稱謂暨其死也銘旌墓誌止稱所得官爵所謂生而稱者為虛位沒而稱者為定名也　邵氏寶曰何以知其謚於王侯王爵也爵王爵則謚王謚矣故私謚者則從其私稱

及宋人衛人伐邾

集說　陸氏淳曰左氏曰宋志也趙子曰據例稱及者皆內之志云宋志非也　孫氏覺曰邾前年來朝又此年盟于趡今遽帥二國之人伐親附者所以見會盟無信强大縱横而弱小見陵也　許氏翰曰正月與齊為黃之盟而五月戰馬二月與邾為趡之盟而八月伐之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豈不然哉　張氏洽曰桓公春與齊邾盟既而皆背之戰奚伐邾並見於一年之中反顧前日刑牲詔神玉帛交錯

棄如敝屣蓋其為人凟信而好亂不仁而佳兵人理滅矣宜其不踰年見殺於齊也 陳氏深曰案左氏雖魯從宋志此書及則亦魯之志也 湛氏若水曰及者我及之也書及宋人衛人伐邾著魯桓反覆之罪 季氏本曰衛為宋黨其從宋何尤焉魯方與邾盟亦為宋所扳稱兵失信以大國而中無適主何以使人任乎 卓氏爾康曰邾宋爭疆魯從宋志背越盟而伐邾故不書師不書人 張氏溥曰齊侵魯疆背盟者齊邾宋爭疆啓兵者宋抑召爭從亂誰則為之是故譏桓盟者甚於隱之盟蔑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集說杜氏預曰甲乙者曆之紀也晦朔者日月之會也日食不可以不存晦朔晦朔須甲乙而可推故日食必以書朔日為例 趙氏匡曰左氏曰不書日官失之非也或史官闕之或年深寫誤何關日官

日御乎　陳氏傅良曰自文以上日食有不書日者自文以下皆書日故曰桓莊之世多闕文　湛氏若水曰紀異也不書日史逸其傳耳

案書朔不書日趙氏匡陳氏傅良湛氏若水皆以為闕蓋晦朔甲乙或書或不書者舊史有詳略而夫子因之也劉氏敞楊氏時於隱三年辨之精矣再考歷家論朔有平朔有定朔以日平行月平行推算某日某時某刻合朔是為平朔日有盈縮月有遲疾取均度或加或減於平行為某日某時某刻日月相會是為定朔自劉洪乾象歷始用定朔於是非朔不食漢初以前皆用平朔故有食於朔之前後者公羊所謂失之前失之後穀梁所謂食晦日食既朔也但朔前朔後聖人何難據實以書之而必各立義例乎日食於朔二日則不得為朔矣而可仍以朔書之乎故當以闕文為正

附錄左傳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亹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

丁亥　莊王三年　十有八年　齊襄四年晉緡十一年衛惠六年黔牟二年蔡哀侯獻舞元年鄭厲七年子亹元年曹莊八年陳莊六年杞靖十年宋莊十六年秦武四年楚武四十七年

春王正月

胡傳　是年桓公已終復書王者春秋之時諸侯放恣弑君篡國者已列於會則不復致討故魯宣殺惡及視以取國賂齊請會而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曹伯負芻殺太子自立見執於晉而曹人請之曰若為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孔子為此懼作春秋於十八年復書王者明弑君之賊雖身已没而王法不得

赦也又據桓十五年天王崩至是新君嗣立三年之喪畢矣明弒君之賊雖在前朝而古今之惡一也然則篡弒者不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皆得討而不赦聖人之法嚴矣已列於會則不致討可乎故曰春秋成

而亂臣賊子懼

集說 范氏甯曰此年書王以王法終治桓之事　孫氏復曰桓無王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書王者春秋之法王無十年不書也十年無王則人道絕矣是故二百四十二年王無十年不書者也　孫氏覺曰正月有王桓公之終也弒君之賊無可赦之理不見誅於一時當見誅於歲月不見誅於其生當見誅於其死不見誅於終身當見誅於萬世　家氏鉉翁曰魯桓弒兄篡國十有八年天王不能討因而善之彼亦忘其為篡久矣孰知亂自內作送死殭鄰以迄天誅春秋於是年復書王正月以正篡賊之罪而垂

法於後世　汪氏克寬曰此年正月書王誅桓公之終身無王也弑君之賊身無存沒時無古今皆得討而不赦故漢之王莽弑平帝魏之司馬昭弑高貴鄉公唐之韋后弑中宗之類前史皆隱其迹而朱子於通鑑綱目必正其大惡之名使其罪暴白於萬世豈非取春秋之義歟　趙氏汸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既謹其始必正其終也

公會齊侯于濼　濼盧篤反又音洛　濼水杜注在濟南府歴城縣西北入濟今趵突泉即濼水之源也蓋濟水伏流重發處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公無與字

左傳　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

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

公羊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夫人外者何内辭也其實夫人外公也

穀梁濼之會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伉弗稱數也

胡傳與者許可之辭曰與者罪在公也為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夫不夫則婦不婦矣乾者夫道也以乘御為才坤者婦道也以順承為事易著於乾坤述其理春秋施於桓公見其用

集說杜氏預曰公本與夫人俱至濼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濼既會而相隨至齊故曰遂　孔氏穎達曰僖十一年公及夫人會齊侯于陽穀彼言及此不言及者傳載申繻之言譏公男女相瀆蓋以

相褻瀆之故果致大禍時史譏其男女無別故不書及也　范氏甯曰實驕伉而不制故不言及　陸氏淳曰淳聞於師曰婦人之義從夫者也何夫人之伉識公失為夫之道自致其禍　劉氏敞曰不言及而言與猶匹夫匹婦之相與云爾自禍之道也　蘇氏轍曰非禮也濼之會公實與姜氏行其不言公與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濼夫人不會也其不言及何也及上下之詞也與不相屬也所以惡夫人也　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　葉氏夢得曰夫人不婦而後欲為會強公以適齊公不夫而後不能制夫人與之如齊以成其意故不言及言與以繼事之辭見也　趙氏鵬飛曰如齊者文姜志也非公意也故不書及而書與若曰公不得已而與姜氏如齊也　呂氏大圭曰古人制禮尺寸不敢踰毫髮不敢越者也夫豈強拂人之性情而以繁文末節為尚哉經國

家定禍亂而杜未然也泉水載衛女思歸而不可得載馳載許穆夫人欲歸唁其兄而義不可夫人之適其國父母在則有歸寧既終則大夫行聘問而已古人之制禮也嚴矣違此者未有不敗公之與夫人如齊是夫而不能夫也夫者以智帥人者也智不足以帥人而可謂之夫乎　吳氏澂曰此行公往會齊侯爾夫人欲同往公不能制濼會禮畢夫人又欲從齊侯至齊夫婦既同出公不可獨反國故遂與之同如齊也　汪氏克寬曰與之為言乃黨與匹敵之義而不相屬之辭也故以尊及卑曰及以此及彼曰及皆及者為主僖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以公及夫人夫人不敢專行也桓公與夫人姜氏如齊若曰夫人專行而公從之也易曰夫子制義從婦凶也桓公不能制義而從文姜以往其咎可知矣春秋以一字為褒貶豈不信哉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左傳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魯人告於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穀梁其地於外也薨稱公舉上也

胡傳魯公弒而薨者則以不地見其弒今書桓公薨于齊豈不沒其實乎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後書夫人孫于齊去其姓氏而莊公不書即位則其實亦明矣

集說范氏甯曰夫人與齊謀殺之不書諱也　趙氏匡曰在外薨不以有故無故皆當書其地　石氏介曰其以喪至痛之也　蘇氏轍曰公薨不地故也此其言齊何也在外不可不言也　朱子曰孔子

直書義在其中云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薨于齊公之喪至自齊夫人孫于齊此等顯然在目雖無傳亦可曉　高氏閌曰桓弒立不免見殺於人天理亦不僭矣春秋不以討賊書者齊襄殺之非討弒隱之罪也濼之會不書夫人出以遂如齊見之喪至不書夫人入以孫于齊見之不與其出不與其入聖人之意微矣　張氏洽曰魯君見弒有二在內則不書地以存其實在外則不容不書其地而以上下文見之此先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而明年書夫人孫于齊又莊公不書即位雖不明書齊人戕公而桓公之不得其死已昭然矣蓋本國之事書之與他國同則非所以見尊君親上之意是以桓公見殺不得不諱又當不沒其實以示後世之傳信故曰婉而成章也　家氏鉉翁曰齊魯雖婚姻之國盟會未幾戰爭相尋蓋敵國也公一旦與姜氏如齊殆天所以致篡逆之誅非人所能為也　程氏端學曰魯軌

簒弑天子不征諸侯不討魯人戴之為君彼自恃其無誰何也於是黨亂賊凌小國背盟結怨黷武殘民不奔王喪怠忽宗祀成亂取賂徼朝同列身既不正家遂莫齊卒殄於淫婦之禍夫姜氏諸兒之惡不待言而著矣然自作孽者幸免王誅難逃乎天矣春秋比書十八年之事而終之以此有以為永鑒哉　金氏賢曰陳佗弑逆之賊也如蔡蔡人以私殺之春秋以討賊之義與蔡以當討之賊名佗書曰蔡人殺陳佗桓亦弑逆之賊也如齊齊人亦以私殺之春秋以惡佗之例惡桓可也乃不以討賊之義予齊不以當討之賊名桓而書公薨于齊者臣子之詞也然桓見弑而書地賊未討而書葬聖人之情亦可見矣

秋七月

附録左傳秋齊侯師於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

鄭子於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首止杜注衞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今河南歸德府睢州即襄邑也首鄉在州東南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公羊 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

穀梁 葬我君接上下也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不責踰國而討於是也桓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

胡傳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穀梁子曰讎在外者不責踰國而討於是也夫桓公之讎在齊則外也隱公之讎在魯則内也在外者不責其踰國固有任之者矣在内者討於是此春秋之法也故十八年書王而桓公書葬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

集說范氏甯曰禮君父之讎不共戴天而曰不責踰國而討於是者時齊强大非己所討君子即而怨之以申臣子之恩謚者行之迹所以表德人之終卒事畢於葬故於葬定稱號也昔周公制謚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所以勸善而懲惡陸氏淳曰賊在異國故可葬　孫氏復曰桓謚也其曰葬我君桓公者此臣子自謚以公禮而葬也　張氏洽曰葬稱我君而後舉謚趙氏以為臣子之敬詞蓋明言我君以舉其新加之謚然後其詞恭且順不然則恐涉他國君而近於不敬矣　李氏廉曰桓公在位十有

八年首亂兄弟之倫而天理隳終瀆夫婦之倫而人理喪魯國亂臣賊子之禍接迹於史册實始於此然其為人往往亦不義而得衆故即位之一年棄許田以結鄭而有垂越之成二年因宋賂以立督而有于稷之會三年假婣好以協齊而有嬴之會讙之會弟年之來矣及其得志天王屢聘遠國屢朝於是宋之戰紀之戰伐邾納突無所不至自以為莫己害矣孰知禍起於帷薄哉此蓋天理之應也　汪氏克寬曰春秋君弒而書葬者有九衛桓齊襄陳靈則賊已討者也鄭僖齊悼則經不書弒者也蔡景之葬徧刺天下之諸侯也許悼之葬不使止為弒父也蔡靈雖在外而亦弒逆之賊與魯桓同楚虔之殞於比亦猶齊諸兒之殞於無知也蔡昭雖在內賊已討而賊微不書且以蔡昭背楚誑吳應受斃於盜賊也聖人之書法如化工之生物無不適於天理之當然也　王氏樵曰朱子發明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之義諸家所不

及然則在内不書葬者示臣子急於討賊之意雖在外書葬者勢或未可以遂討難於久暴露其親耳葬者權也必討者義也不討則義猶不葬也非許其可緩也　陳氏際泰曰葬桓公君子辭也以恕待人之道也雖然薄乎云爾雖在外遂可以不報乎則春秋又何望莊公之深也

案劉氏敞曰君弒臣不討賊非臣子不復讎非子奈何以讎在外則勿復乎若以齊強魯弱量力不討君子不責是復讎者行於柔弱而困於強禦也與公穀不同而揆以不共戴天之義則其說未可廢故附見於此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六